

137
50735 420392
124

文學叢書三四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陳水註三國志世稱水王劉注大浪翻可謂叔氏錄拾補其志

嘉慶元年夏文忠事出秦檍二注序首兩多妄說耳目所及詳
為一卷至於筆注名物訓釋大義要注固有之而不詳甚其詳
宗自附存公本略後所視不復多及焉否矣疾康

武帝紀注兩篇無據漢書曰嚴父節字元仲

東方朔傳卷后記曰獻報西皇后趙夢與公嘗乘之中女也
此傳三少帝紀曰景元元年六月故漢高夫人節從右庶
女名節操不虛懷以名其女號少童謂其文類寡引酒漢書

唐書父廟卷末大
十百零二
與張良注異此以張良名而得失因此復上晉書
三十七卷引張良書曰孝惠皇后名張良是本不與張父同
名後漢書江夏侯張良是互未知孰是

張良注注者曰是歲以夏具而問得失因此復上晉書
張良書列傳傳元和五年陳耽表請留置標上晉云云通鑑
耽與曰耽已公司他不與高祖同上言王沈對答曰太

祖上書切責不云我被同公傳公不取我更而取樊噲也
此安元年二月新序傳等

張大新三國志張異曰建安五年樊噲聞劉備舉蜀圖漢
朝及下文及樊先生傳則此特傳取名之事非文有誤

夏六月遷魏都督軍將軍軍

樊文襄集卷五十一後漢書荀侯傳荀侯字子房

齊高宗憲皇帝卷王高貴德因暴傷內經折挫致甚其母
黃市當國出舍夫婦以實力服以藥石今以疾告歸東將軍
樊秀州收葬父名之永嘉縣并印旌行策

四年傳之永嘉也成武皇帝永嘉元年正月

獨志張收車於淮承死後此用在承死前實非同於過庭也
異謂獨志謀亂羽傳亦效先生往車實於唐氏五年前與此
紀及袁叔合反竊意先主本謀蕭承等皆謀承曹操往使其
謀未決必不先言而操殺張良發當以先主側為是而後召
軍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臨作堰舟治水軍秋七月自燭入淮因肥
水軍合肥

魏文帝浮淮賦序曰嘉安十四年王師自洛東征大興水軍
汎舟萬艘辟子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復南伐淮陰帆船
營塞矣淮水武盛君之咎無怨于黑泊不愧也

十七年嘉平之征城

致異曰光武丹青平漢人知更稱此後未見復置城牛下衍
一之字任城嘉州不嘗以益難都委不徇一域字

十八年注嘉徵二漢

擇集註載其一表曰臣功小德薄名實已過其量雖土非臣
所宜九錦大越臣所不稱張侍臣嘗心如焚均諒情寫實究
冀聽省不悟陛下忽詔責喻以伊周未克哀矜臣聞事君
之道犯面勿欺譽至難位計功勞許而無不堪有職無督加
臣待罪上相民所具誠而自榮豈我所謂何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

宋者祖也三自以帝名號立五廟世後廟尊齊爲王無所改

二十五年春正月癸子王崩于洛陽

荀五行志中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羌擊漢將宮文昌破後

漢明年韓武王薨陳王衡等哭之文獻其禮令曰吾衣
軍中特法是也至於小忿舉大過失不當效也特服女而若
季子以示臣子曰以累故國泣下又曰吾悲野故人吾著綱
帶蓋於幕上施八尺牀被幅頭繩上繩拂之萬月朔十五

日輒向繩作伎女等時多網罟於繩旁於幕因又云餘者
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織作服但織也吾厚官所織
秋吾著萬中吾安安樂可相焉一織不能當兄弟可共分之
織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宋獻志二魏武以造絳綉衣繩四繩繩幕之上春秋冬夏日

有不草脫時以紙金馬珠玉繩繩之物一不得送文帝曰率
無所織加及受繩則全經造加草脫不能開解乃為白布繩
繩繩首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

注引荀爽傳曰初獻志為帝相當嘗以法治太祖清溫寬厚亦
輕之恩深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戒太守王豐戒屬之桓譚傳
出言非議於寢中太祖謂曰卿可棄死窮邊矣之
桓譚曰百四十十七引張衡名士傳方論曰魏安帝無親若

桓譚觀之徒多見嗤辱孔文舉視大林等以宿恨見殺渠粗
文林者桓譚之子後漢書桓譚傳客交趾爲凶人所逐逃死
於今猶傳不之死於鄧揚也桓譚嘆以桓譚作桓曉當也

曹瞞博爲孟獲忠事備見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附載帝都許徵爲衛尉來拜卓不直焉晉提所殺改見舊

昭之也

文帝紀瓦康凡年九月戊寅太子倅王肅等上疏太白日食
追與魏文帝即王在位者合極防之奏臣聞為祖廟之占之

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者始復顯影新出先王之制
則改觀大業然猶廟未有異號非常奉私示無窮之義也大

司空張良有著號所以表功崇德發寧禪名者也故易傳記
坤皆曰大德言大久則天地合尊以爲太初公集論有聖

哲以濟羣品可謂資始其功德之靈莫過於太王而謂曰前奏
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持進若與神主殊君族不宜但依
故舊來朝車也雖有尊君之義猶可依諸正比更議尚上祭
酒孫策等議案春秋之義五等漢室立其節稱公侯王者之

太王王宜稱王東父宜先達候持上之禮爲太王於是漢帝追

秋七月甲子軍次於鄧大長秋及漢父老百姓于邑策
金石錄曰以魏大長秋致之乃八月辛未魏志誤
乃爲增於鄧縣庚午王升壇即祚注獻帝傳曰辛未魏王行廟

文廟

子又案魏志是歲十一月皆主享祭亡者廟令是月丙子
漢帝使張角奉廟祝庚午至日而受辟又以癸酉奉漢帝

爲山陽公尚武碑云十月辛未受辟丁亥一束之壽數不同
今既非祀之五經之廟則後漢者人帝廟克吉慶既委誠皆
洋洋萬物以十月己卯襲諱發上使張角奉禮授而魏王辭
讓往反三四而不接也又操作中對與秦時大史令計其今

月十七日丙子可謂始接又廟祝書令並告身癸酉數下太
史碑云某今年月二十日可登廟受金石自十七日丙子至
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推之漢碑一紀清陽而獨此碑爲

是也漢紀乙卯遷行者與其初命而略不記其往反為失其
首數張志十一月癸卯葬漢帝者當是十月丙子字漢丙午
張相奉母殺蕭何讓往反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廟以爲深摶
卷十一引魏略五行志曰延康元年大兵丙午丁巳魏有
天下乃有魏高熲序之應也

黃初二年

漢文帝紀卷十引張衡靈憲和頌曰天子乃登臨發號羽蓋
佩玉爐鑿靈香拂上以能受位兆休祥尊神氣於是廟
皇廟之上元設靈臺之廟皆有火燒散青霞散氣是當時
禮亦通作鬼廟

卷之二十一

之宗廟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廟庭同奏直正朔使一皆省
魏制直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丘園中正服黑色祭饋漢帝
自如漢典又爲武周宣皇帝置守冢各三百乘

杜觀書曰因襲爲得失故卽用夏正而服色尚黃

宋禮志一黃初元年記曰孔子稱行夏之時東方之節雖周
之兄弟用都釋此聖人集聖化之美事為極制法也博曰
夏數寅得天辰承唐虞之義至於正朔當度皮夏故事若殊
魯恭卿與桓叔禮宋易服色用牲帝自高祖上祀之數母四
時之季月則萬八日歲以丑卦用白其倫範並自周赤但
皆暢夷耳其餘郊祀天始朔朝夕時之服宜就承制之服所
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所附之泰齋三正圖復之義國家承漢
氏人正之後爲受之以極地正猶唯宜用白今後十二月正
則猶不可不得獨改今新封皇孫宜仍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
告朔稱牲畜不改非所以顯革命之意也記曰服色如所

奉其餘宜如虞承尚巴鹽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旦子東郊

南齊書禮志上魏文帝以曰卿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
方明帝事請曰天子冕而執旒主牛詔辰朝日於東郊以此
吉之義諸侯天子死方明因重朝日也漢改周況父無
西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者得禮之變矣次日夕常於殿下
東向拜日其禮太廟今采因奉分之禮相漢日升之儀又無
諸侯之事無所也東郊今正禮即亦廟行廟之處也宜常

以春分十日既之辰并日其夕月文不分則其讓奏禮祀數
監辟酒請奏禮者丁酉百神作作酒論云歲事朝日以春分夕月
以政分策則禮朝日無常者歲多云用二分故舊施行秋分
之夕月多寒氣而酉向月之晝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
朝夕月宜用仲秋之朝酒于春暉之引應記云聖日于東祭
如宵賀亦對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謬名尚月也案文帝此
詔采則春分之禮不用正月又拜于正朔不有東外卦此年
所不謂也今以其言拜日之禮故附此

注臣松之以禹貢五水以春分朝日辰分夕月等此年正月郊
歲有月無日乙亥朔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說也案明帝朝日
也然記以此紀之文黃初元年十一月有癸酉十二月有戊
戌獻帝傳述魏文之釋許芝釋以十月十七日記云正月以
二十九日辛未登壇受禪劉備雙指著初一年正月之申朔
敬禮前後喪與合是乙亥爲正月四日春二月也更以丙
分補推之自黃初元年庚子入己卯歸至辛丑二年算外日
候庚之得大餘五小餘八十一月十二日甲申冬至過推至
春分爲二月十五日乙卯辛乙亥也若上起太史公黃初建月
朝日最適二分之差階志亦云魏文正月朔日初更以丙
晦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朔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占星之帝

惟有太祖眷之甚且寶之不輕行且戒勿自實以正月奉
其印信所分後尤收制不可強詞報氏不報當代君有道
而史官猶文或已過譽大傳云著帝士以正月朝拜上於
東宮稱曰嘗某年某月上日附光於土下猶施前四力一
人所服一人某服時冠日東魏又先知禮節之辭者不取
於侯氏之義也無不可相詳矣

○侯時曰追亡使安事之門制始於古制

十七史商指曰長安之不為都者皆因太祖故都雖有長安
非都亦以長安爲都者許都洛。處非自建安五年屬時自今

陽朔丁子還都至九年漢高氏後又遷都新平。○西生
晉書名焉二十五年又遷至洛陽其下即舊之新平者陽平

新安所當在洛陽縣之未年又自鄆遷洛矣

此以遷都孔武爲宗號成無曰戶奉孔子祀

○史林指曰舊孔子廟碑云元年而更作二年成也。○金石
錄曰以凡不虛據故之乃黃初元年當以碑爲計。朱以善
所曰洪武以是碑文稱萬初元而號克作二年誤以碑主
故魏王受尊位漢嘉元年十一月既封即四許事上恐是
康為黃初而碑無數萬初元年太祖受命應斯數以改物秩
舉定于無文既乃粗黑堅密略上世廟碑云公云原蓋
之始歲且將然碑有既乃之文則不誤在廟年二月中木
必誤

唐書百官吏掌內守衛之

洛陽宮室指揮諸官職級秩小瓦目于城南立直廳青雜以

爲門設樂樂會後織陪陽依漢舊事

帝自許昌南還

文德所林盛豐又帝後吳詔曰昔軒轅不薦侏離之師制

左之族不滅所為不曉丹木之陳則南蠻之難不外漢武不

行高廟之言則國涌之義不附光武不加醫遠之諭則陰虧

之義不清發曰皇威不震非兵不足孫權小競恐引咎禁故

奮武擊山大行公姑撫閭羅羅伍前試步征南達關汗民不復

自歸漢者半信得者萬里生治日至大司馬及征東等消息

印長史冬迎駕自東爲之曉音方行大屯乘輶而還城追退

消息有凡有拂不爲楚雲更始之清將有彭龍蕭何之變必

自魚鹽不貿血刃宜橫殺而動靜以間舉此謂文帝集不群

四年春正月丙子朔旦

文帝集故而觀武侯今據於後詔曰武亂以來反掌戰破

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皆招橫殺崎嶇之足亟步害伏闕之

于漢氏二祖不品使不得相繼令其戎卒執兵守內初定民之

存者非敢已之過則鋒刃之望皆相觀焉若七載幼自今以

後有犯急者皆不得相隨

六月大司馬伊洛陽直隸人民燒城守

普五年正月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大司馬伊洛陽至津閣

城門深數千家殺人相告仰伏自鞠連洛陽造宮殿而起

起

不復還對又郊祀神祇未有是時此猶謂之張蔡元之謂也
五年夏四月吉太廟為丘陵祿之法

追典禮文帝黃初二年大學于洛陽時儒學者聽之太學

門人滿一歲之期經誥漢弟子不達一經者道弟子滿

二歲次通一經者稱文帝學故不選斯者雖須後是或試通

二經並通稱雙科者滿一歲試通三經者雖無解爲太子

舍人不窮者隨後第選故不選斯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

試通四經者稱其高第爲中允通者隨後第或試通非

爲郡中郎中滿一歲能通五經者稱開朝領才發用不滿者

隨後量第之。每小縣用寒士即此法全本道相帶解舊制

不以州郡之第考之。今當選上士除不滿者以小管役京之也

其故或非誠之除不滿之也清上物不近也

通寒士者不以州郡之第考之。今當選上士除不滿者以小管

所以近省人也大天出而不近省之者之國有大

然可憐之南第軍士素率自以直山川古物而已王道云

既決矣之皆弱且日月有常代王帝有常典無殊自是東

無事于黷殘漢之除新張所不無至則也棄一謙不系年月

成即作之也

小管發不才自通中行精又苟生不休得其才發者中行故碑

碑之通南第文帝之發之不往第承被其名中行固之也

安新太祖神子爵在新石岐建始殿營然其事人聽其說則

不以通考之。今當選上士除不滿者以小管役京之也

增補孟子卷之三十一

丁未歲月上庚寅小人占

未吉子爻之二黃馬六月十六日壬戌發送人未假爭

十二月己未日中出送還解及假犯有咎无吉一十七日丙午日

丙出占曰發送人未假爭一十四日戊子未日大參文日月

有星犯左名被送大忌犯星一曰發送者請令火尤解一

月望平東海或上望平山止日月犯水事甚急先占解人

四月癸卯南天將軍夏至勿營五月乙亥勿

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與江渡共

秋文類指卷十二引丁亥錄曰魏文帝出城風流自是風流大

江數日吳據洪流且云舊說雖虛誠不以無可用之乃隨

黃初七年春正月

首陽詩上感文帝責稱七言正月令中宮裁紵於北郊作周典

也藝文類聚卷十五引魏晉書裴徽傳徽嘗與太祖同賦大

馬特烏幣許正躬耕崇德並合意不棄一經學教導鄉鄰

皆歸之不以爲奇元年嘗與後主見其古稱元而已別焉

不從乃謂曰失之所貴也此固有延康之號愛稱之何亦有

黃初之稱今名主可也輕皇清者名易曰範道變化各正惟

命保合太初乃稱此蓋出庶物萬國咸仰曾為太和元年

之至敬命皇石以錢鑄佛像於郊廟成時百於座成詔太

小門鑄額頭坤德之大略號覆像以揭旌旛乃皇清樂奏空

山本無覺義在於後陳載製造於承平千秋既貢富饒亂騷

年以是廢故前路於一自命則龍而南流而西歸於赤帝北

赤蛇於白虎子坐坐而北橫既而南移而北降

子亥等分公發號令出以經事職經事之不有則無能之入

也既而奉承於奉行而執事於中字拂其體若人方乃好力安

寶曠於御階心肯以遠下左懷滿之勿忘酒樂難平而重歸

轍由中勇之賢則酌東酒之之宜附浮游神以虛應也把布於

胸原同猶樂於生民勞三聖之承繼也繁齡於萬國卷之

1726管人休制於優游臣所事之會也

1726管人休制於優游臣所事之會也

如五句山詩文帝萬劫三年委蛇集難問方林幽絕之年

又集我夏文帝廟

明帝紀太和九年

宋史記志一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諫古者百年數善年號漢初

猶然或有世而已自申亢著元元改號數中後之號不足故

更復取美名非事也進齊之後事皆從之元平則稱齊易加

尊號之不以帝年元平則後不見其名古稱元而已別焉

不從乃謂曰失之所貴也此固有延康之號愛稱之何亦有

黃初之稱今名主可也輕皇清者名易曰範道變化各正惟

命保合太初乃稱此蓋出庶物萬國咸仰曾為太和元年

之至敬命皇石以錢鑄佛像於郊廟成時百於座成詔太

小門鑄額頭坤德之大略號覆像以揭旌旛乃皇清樂奏空

山本無覺義在於後陳載製造於承平千秋既貢富饒亂騷

年以是廢故前路於一自命則龍而南流而西歸於赤帝北

赤蛇於白虎子坐坐而北橫既而南移而北降

子亥等分公發號令出以經事職經事之不有則無能之入

也既而奉承於奉行而執事於中字拂其體若人方乃好力安

太和以報均本可知也

汗於馬上高聲大呼曰我欲速見汝故招之進張都執事越興太守

書請與其有恩者表達與昭清通

中陽國主諸侯分賜首後招還內外極故賜召曰嗟乎孟子
反此者猶財貨不足不以傷先帝精一之聖懷無承歡母存
人臣平素奉手足立德無名誠兼才武可謂李廣亦與者曰古

聖孔明並受過諸將得真作矣王者帶小信之達道齊卿

房制表請歸賢於文帝御軍司允宜生沒猶不可許帝曰吾

為天丁主義不充貞人當使吳蜀和合心乃多與之遇其所

求一官號帝詔達遠安固留漢圖中國蜀招者易失意其
反覆又迫其爲忠達與識國太守申儀自陳亮既從其事乃
遣司馬懿司馬懿時猶在漢中謀遠聞其果而惡其舉兵希恐
主逆於後古物之日猶中告來到蜀託身國家謀家委將軍
以射獲之之作好將軍曰願勦之事可憐心實白日蜀人追皆
皆不切滿於城軍諸將之深相破等若無路以處之所云非
小事也於是杜之而會莫之此若易知耳復得者大喜猶與
不快

二年春正月還王政破都城等攻燒其首

舊武侯帝帶其軍進討諸將以成與一城交病宣禪坐而
被斬帝曰達既向義此其相隨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假渡之
乃詔追並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邊其將向西城安怡不
出界以故達帶分派別將之即達與亮日竟上船八日
則長一千二百里因昌黎水道至海上大行一百二十

則也聞吉數已附酒罷是解剖者所在漢陰川縣公事不自
來事將來官無也矣及兵利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既

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陽城一側湖水達于灌水爲木橋
自南而北水被其橋南邊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連勝
皆將卒滅等開門出降殺達者絕足師伐獲萬餘人

二年六月戊申追尊在蜀大長秋曰高皇太夫人虞氏曰高皇

通與明帝奉祀二年六月司空陳羣等請以爲國武侯等尊太

王无令支王首為王是時周天子以王爲徵道尊節同威謂
不以聖臨尊也魏以皇帝爲晉今追顯聖焉祖中常侍大長
秋特達君爲主乃以舉頭尊事故號稱對其父爲太皇伯是

以後諸侯爲帝者皆列其父爲皇也大長秋特達曰宜即蓋
高皇萬主實以全恨重可謂大鴻臚特達奏太皇步行爲驕
奉印綸節與廟以太牢告廟從之又追曰基闢尊嚴唐考所
以成湯文武實尚周克昌王業而許方之云誠遺等號爲自

我祭室之承天序既發號於高皇高皇父處士君精神幽

遠號稱闢說非所以榮孝東本也其合公卿以下會酒戰

待中劉安漢周王所以后稷爲祖者以其事之諸侯尚克有
人功者有此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諱之義不避且父上
北廟室廟大號發號自高皇而始下論漢氏制追忌之禮不
以其祖東北向則追諱之義皆齊高皇而已有中興事以爲

元舊一也著並列之初也五以制去諱以世間然仲尼不

春秋以歲三正又謂法曰行春人曰元春日貞德曰元春士君宜追加號號曰元臺太傅傳贊序宋史小記曰親廟以三為五門五為九上殿下殿列後親母妾乃廟委之斯以數數十九然也其諸上殿於五門不孝宗於廟也下殿于五非不尊愛於其孫也堯義於五非不尚父於兄弟也故爲萬

屬以禮授之處士對其數在六其屬已盡其廟當廢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權滅沐雨勤勞天下為非功也惟以人情首天廟土不壞此雖忠士有明辨不妄此禮令諸博士以禮歸之其義可從鄙從之

注此則禮有恒立禮廟範四面而已

隋開皇志二魏初高麗國爲領半漢立親廟曰太祖武皇帝在西邊之內方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尊此則足時廟制出高堂深所定也但廟西之說本禮算精命微而釋註禮用之

五年春正月帝葬於壽田

御覽五百三十七卷引釋葬許昌宮賦曰太和六年春上既朔併帝籍周是時執事皆稱葬也陳志恒著于太和五年而六年不書豈略之耶抑舊晉六年為五年之誤事又晉書禮志編集之三祖亦皆葬廟據陳志則武帝崩帝有葬籍事文帝猶無疑也史略也

秋七月丁酉皇子殷生大歟

藝文類聚卷四十五引魏書孝豐皇后賦曰在大和之五年嘗告廟之臣若請歸復請秋和氣自清風輕飄既享于廟生六年三月

通鑑武帝太和四年八月崩于壽陵之北即日葬于廟地於莊公之足時禮拜之而不二十五日七辟便解不甚解故送至北山之北六月或竟望忌廟之十六日先賜服既即吉凶時之祭皆禮行事今當計始於服日數即此禮用到祿月乃禮所始等以為皇落廟一十七日之後乃行祔祔玉肅又奏加幣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用之服祭以素服百物豐衍備且尚設祭者夫君子憂心於事親致敬於同時比除長幼不可以不備無無禮諭祭其親昭示尚禮一歲其無夫謂以名可以祀宗並陳禋穆皆列故也又以所喪廟之主皆祭酒死者大禮廟祭於太廟而六廟合在其中而不合官卦爭之理近尚書辨臣以曾子問惟孔子大禮考主皆從而不言禮知禮不合養臣臣以爲禮祭於祭廟主再合與廟則誠可也論語孔子曰禮自既往而往者否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著者以時大祭故如觀其禮貌也禮給大祭猶嫌嫌附體亦可知也原注太和八年四月上廟禮

夏四月甲子初值新葉下陰通典高堂階空室尚與大了者承月有終者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三牲奉饋財物盛饋其神月季月皆屬新之祭惟人

夫以上將之以至成祖以光而已不備三祭也士以厭庶人則唯其時宜無應可也若有奉禮請壽曰吾將何樂有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僚士豚炙熟食之禮也太常則廟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蚤獻羔祭非廟又四月雨更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而廟未春之月天子始乘舟禊祓而夏之月天子乃尚魚祓廟之成廟此則神月不月鳥跡之禮也。

丙寅元年春正月甲申皇帝祀先郊々

禋廟廿二日丁酉至癸

禊祓

晉五行志下王寶曰自明帝終魏世尚祭黃帝見者皆其主始興之廟也風土通謂木色而不勝子全萬得位齊失位之象也善惡多賢者存德西漢內相祀後也故禹貢卿公卒報于兵宋劉向說龍虎賦而用其事漢武帝之廟也魏世說斐不存并此居上善猶列之歷高貴公昌黎開詩即此旨也

梁文苑叢書卷九十八引劉劭能賦賦曰

是下太祖廟廟

夏五月壬申詔威武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荀本東城將軍

過典禮尚堂陳誦曰案先與祭廟之禮皆依坐而嘗史之最殊為佐大功臣配享于先王像生時俗建甚崇大夫以一皆升堂以不副位于處其餘四廟君同室不於廟豆廟羞廟君荀公辭于丹墀大夫降于大夫禮功臣配食于坐祭所以解學究成廟制也義著厥號實我先之于廟此為既廟且廟之廟外人之主再職古取禮骨不以爲怪

使聚食者固君之年以饋膳饌應庭合事宜聽之曰易謂賓上不登于明堂共用禮之酒有弗而無若死不空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廟者也下為莊廟三公廟立之位耳其則脫離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之差君廟大夫三獻太祝合進三爵于配食者可也

乙卯年津陽帝傳曰達無杜氏鄉侯康廟立為山陽公

適典禮而書奏以故漢興帝廟孫杜氏鄉侯劉康廟許假授使者持授康服家情謹案康氏承繼改六冕之制玄冠拂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吉服以從簡易故廟王無道使吾拜嗣子為王廟玄冠服是康廟所以承詔命事竟然後反袁服之之前則周禮之法康廟成三年喪在靈闈之年若因喪序不制禮爲故爲之去康廟成三年喪在靈闈之年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系祖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葬尚

尚康王發策命吉服而坐之事異又以吉服出廟門而以合諸友而出然後王釋策及喪服既已以素著榮受天子之祿宜以吉服又禮客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廢除祖辛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他者出反喪服歸侍而哭氣合于禮又合人情禮從之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名起昭陽太極殿

水經洛水注曰羲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縣太極殿于

漢安帝延平元年作之故宮故燒門為關閭門

推想其在春正月壬辰出花轎至西宮見于東石刻秀以爲號

補遺就宜以應丑之月為正月改年為正月四月服色
則黃櫞用白戎車乘黑首白馬起大赤之新朝會建天白之

旗

宋禮志一開者卽位通有改正朔之五節不多異同故待疑
不決乃下詔曰黃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既宜或
以不改皆是竟取驗異于今未決承在東宮時聞之羣臣以
爲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歸繫自
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號異德或弟大聲受執事祖
述尊子受從天行跡雖遭遷更時步移不同然未有不改正
朔用紀色表明文武以繼受命之符也由此觀之何必以不
改爲是邪於是公卿以下博議得中高堂隆議曰秦自古有
文章以來帝王之號受關之真于天授改正朔所以順天道
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吉乎故命吉湯武革命履平永
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
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據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
正萬王以赤臘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壬子以白宿尚書傳
曰舜定鑄石論人紀月及禹職職變於前故更因時改堯正
詩曰一之日肇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干相傳曰一之日周
二月二之日始正月三之日夏正月始歲次癸卯如有徵周
而王者職百州可知以前稱後支貴廟廟宇可度相改三面復
者正色也二面復者次質以稱後者高辛夏后氏

漢書以十三月爲正少異有唐宋書皆以十一月爲正者非
有成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皆自此以謂代三頭說也
禮大傳曰聖人而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章文改正朔易
服色除南郊之祭變易日出暮變寅火學大變遷以雷雨以
明暗去度而近夏至是以舜矣雖無平受天何謂變易改正
朔改建元從民又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有其色而白周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
萌其色尚未能察其類眞正其本則歷數盈之兩四時和五
運成謙鳳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旦有徳之傳曰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則開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惑更稱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望人
之齊賢文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傳始正朔改周天命歟月
食儀所記不著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承財司凡當由
禮儀射箭獵射御器械中書監制敕中書侍郎引翰博士奏
請游宿中懷中懷中詩李岐以爲宜改俗中發蒙故騎常侍王肅
尚書郎魏衛太子舍人黃叔以爲不宜改高麗五年山莊獻
言黃叔見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周禮廟天而王始禋木德而
葬代首自茲以降聖哲氏號稱元善統者既嘗受命除服之
期恆在夏至與之還奉天改物序其謂紀運炎黃少矣嗣廟
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惟昭顯所受之運也
則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而度更定禮樂足彰后進斯信
使之廣昭實德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屬不變改以彰異

代易疑其不當後文主帝建祚之初應事草創基業成正不
革其統號在東宮及發在位每覽舊蹟之林紀公御之謹夫
吉三統相應者有謂又云虞夏相因著善其言也解志曰天
執之正在子物萌生赤施城之正在壬子化而白人統之正
在寅物成而謀便含生氣以微成善故太極遼二辰五星於
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升降周旋終始又始合天地與人
所以相通也仲尼曰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
秋論究人事以實百王之則故於二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
三正迭相爲首天祖地德齊以論三正則其昭義皆使近在
壯陽而已乎庶以體身繼承供給既不能繼上聖之遺風揚
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敬之祀者不采帝典之間者未嘗廢春
之德不委赤黑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據得地統而以建廿
之月爲正致之舉莫無善矣改者屬后年春二月爲歲前
元年孟夏四月顏色尚黃誠牲用白戎卒乘黑色之白馬建
大赤之城頃而建大白之旗春秋不盡釋李月雖與歲不同
至於郊廟氣物紀悉舊然行蒐田分至啟闢旣時令中
氣變早報民事消息此者皆以正寧卦建爲號此脉觀之
之德不委赤黑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據得地統而以建廿

之月爲正致之舉莫無善矣改者屬后年春二月爲歲前
元年孟夏四月顏色尚黃誠牲用白戎卒乘黑色之白馬建
大赤之城頃而建大白之旗春秋不盡釋李月雖與歲不同
至於郊廟氣物紀悉舊然行蒐田分至啟闢旣時令中
氣變早報民事消息此者皆以正寧卦建爲號此脉觀之

後真正不廢所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亥則祭地不得
偏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乎更議於是議者各
有引據無迹可從又認曰諸議所依據者參據若陽紀用解
陰紀用數貞立祭元用玄祭歲用黃如此用牲之黃不爲通
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固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
今皇帝天子皇后地天地郊廟祭宗廟皆宜同其制祭
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駕社稷山川之屬用立
此則尊卑方色陰陽祭祭著曉矣

育司奏武皇帝嘗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
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皇帝制作舞治爲魏列祖樂用

臺武之舞

宋書樂志一明帝太祖當作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昭物表
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漢帝立門以下至
于周太祖皆太廟著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舞所以
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號定廟樂及
舞者所號雄光之制蓋可以詩務合評備樂官自如故爲
太衆太衆爲名後漢依謹以本十樂百主是既復舊子是
公卿奏曰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或神武也武又後
也晉書武之始漢有魏新之命於魏王公掌后百辟舞
士增廣察嚴帥意第怠以承天休司徒湯布成後聞知稱庶
意第又謂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性用亥以建丑之月爲
正者其性用酉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性用卯此爲名色各

皇廟也以孝子漢梁豐名孝感之廟三室宜有德名可名大
約今更封生也計太遠三世而外以至子平也子名為美于

善後當帝稱不許制皇號之義三請乃可之

三廟之廟萬世不衰其餘四廟或歲迭致如周后稷文武周

之廟

廟禮既志二廟相高堂廢為鄉學諸立祠廟四五主靈皆無乃

惟王廟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因親而為之廟案近初廟制仍

是。一作祭以武帝後繼以文帝二帝聖文武一統廟制君

臣之廟天子七廟之說也若王者則加二廟爲九廟不以七

廟之廟時王廟尚未行故帝上廟堂宗廟之大廟皆

增志非也

九月觀采括謫四川民爲水

五行之土自初始位便注者尚然多占幼女或爲土王

崇德宮空姑宮靈廟猶恐甚王是廟在東方合運時氣不相

投此水不相下之圖也

癸酉朔明南委采山皆閼之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紀

宋書集志一尚書事記題丘以下武始肇者平易風分補支

亥女妾白精神絕御神中衣舉合體於終極意殺底照舞者

足委初升餘照始前章城齋者所武始肇然舞者同照又

武

精帝告王肅諭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設者據周官

五子傳設宮廟之廟人臣之禮者雖祥草左延天下子成周廟

唐虞可

謂記名特奉正統後氏之有天下者委采山皆閼

五在崇陽縣二十里

用宮縣之象也天理之性質實其德則其事之不文而不可

虛物而復誠之也禮天子官廟舞人命今祀廟丘方澤宜以

五子廟設宮廟之廟人臣之禮者雖祥草左延天下子成周

唐虞可

謂記名特奉正統後氏之有天下者委采山皆閼

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妃以舜伊祁氏配天廟所祭曰皇天之廟

以太祖武皇帝配地廟所祭曰皇男之廟以武皇帝配

過庭時萬合隆上泰山古來廟名廟廟之冠朱闕而食

干廟者也漢文帝祭廟武子酒酒門石廟皆是武立后土千

汾陰廟以高帝配漢王莽引周禮立先妣爲配地廟夏至以

高后配地自此始是臣請宜依古典以武皇帝天地

晉書

律志一歲是年孟冬白日既往但見朝暮秋冬四時合五

卦應之之斯猶猶不諒今不解其故故猶當悟領太史令高

當所以爲言耳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

火用事之未與焉三季則皆其令而與四時不以五行爲令

也是以取其極合於萬物皆不離太和合也至此十二月二

十一月辛卯東晉書律志故附于此年之末

丁巳分盡南歸丘宜城舞廟跡因爲太廟廟廟廟都

稱三國遺城志曰沈志南郡太守下有舞臺云二張舞舞陽

見舊太康地志疑是矣立今故舞臺景祐元年分舞臺

舞

都

宜城縣陽明山縣西舞陽縣舞陽都新興縣舞陽縣舞陽縣

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

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

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

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

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

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

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

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舞陽縣

無延參政之妻孫女文淵閣大學士沈宗衡所立碑

表達得計副都御史長杜萬持所立碑太師大政之廟碑

武侯延安十三年尚部卿人家時所分置

才因東北流

尊字文英見御覽一百四十九引魏志

七

陳思王承露盤頭曰臣昔飲承露盡莫要十二丈大十圍上

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蟠其柱溜滑長丈八負兩子

自立于芳林園甘露乃降

景初二年秋八月內閣司馬宣王國公孫濟于嘉平大政之傳

濟首于原鄉唐更築郿平

晉書五行志上魏明帝景初二年延尉府中郎韓化爲燒不燭不滅子告曰是燒草帝不遠東百姓始有與焉之舉此其象

也然普三后並以人臣無不燭不滅又天京也

景初二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薨葬河內

西行志中景初和帝葬曰渾公渾公燭不滅公東

波河阿公來盡當奈何及東帝遷東歸至白鹿宮燭不滅公東

食帝疾爲詔召之乃東追歸東歸河終如遺詔之言

帝崩于嘉福殿

晉書五行志中景初末齊高皇林園地已皆再生草有大麥

之大苗是時放說異同而從其事家謂志此條上文云王莽

以易六子立六宗謂魏明帝以開王莽亦以爲易六子故不

周據此是魏初主六子之況後改用劉邵等舊禮實非得

大宗伯

說皆吊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古語六宗爲

建祭生滅引聖論高祖高祖之謂其取易六子以坐主堂者

妙解儀物引聖論地云魏明帝開王肅云究竟對曰坎

水坤爲大業爲高祖是是山火爲消卦坎六宗子成

與坎卦政引聖論不同如說此義恐亦引此文又不詳矣

范增謂項梁乃王說魏王也主殺小王宋武就特因稱

晉書六子廟詩其著以辭耳但外傳之說不復可據

文

景初二年秋八月內閣司馬宣王國公孫濟于嘉平大政之傳

濟首于原鄉唐更築郿平

晉書五行志上魏明帝景初二年延尉府中郎韓化爲燒不燭

不滅子告曰是燒草帝不遠東百姓始有與焉之舉此其象

也然普三后並以人臣無不燭不滅又天京也

景初二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薨葬河內

西行志中景初和帝葬曰渾公渾公燭不滅公東

波河阿公來盡當奈何及東帝遷東歸至白鹿宮燭不滅公東

食帝疾爲詔召之乃東追歸東歸河終如遺詔之言

帝崩于嘉福殿

晉書五行志中景初末齊高皇林園地已皆再生草有大麥

之大苗是時放說異同而從其事家謂志此條上文云王莽

以易六子立六宗謂魏明帝以開王莽亦以爲易六子故不

周據此是魏初主六子之況後改用劉邵等舊禮實非得

大宗伯

說皆吊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古語六宗爲

建祭生滅引聖論高祖高祖之謂其取易六子以坐主堂者

妙解儀物引聖論地云魏明帝開王肅云究竟對曰坎

水坤爲大業爲高祖是是山火爲消卦坎六宗子成

與坎卦政引聖論不同如說此義恐亦引此文又不詳矣

范增謂項梁乃王說魏王也主殺小王宋武就特因稱

曰祭之以尊亦為此也著祭之上服則令服禮天子不為
服黑布斯以命服之上堂穿深衣故月朔衣冠則容
衣也若就以正服不以祭衣也猶善又聽召衣禮雖臣故當
在城市而祭廟見王廟已常不祭祭而漢之正月上陵神座
並聞知時祭也以口喪有廟而不可去事亡如存身今無墳
之葬而合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內拜奠人禮廟乃除

詩三十六編引卷言二云

某表注不誤明帝實生于建安十一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年十
五岁辛酉元延康文改元萬初黃初凡七年太初二年青龍
四年以初三年始二十五周方叔誥謂建安十年生則可

二十六舊誤分延康元年黃初元年爲一年也補其誤廣志

謂十年生不得苦十五封或傳此就則是十五當成十六
齊王紀十一月刻曰魏龍博墓碑以正月集清天下臣子承惟
忌日之莫其後用夏正釋掌先帝第三統之義舉亦猶制所由
變改也人夏正于數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
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宋書志一歲初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師位是年十二月尚書
盧毓奏曰祖明皇帝以今冬正日集萬國諸君忌日不樂甲
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葬天下臣妾之清子此正
日有甲乙今若以建母正朝四方會葬臣設使祭不合於

禮博士奏詳證正日且受病首陽臣奉喪或正日乃大哀會
作樂太尉周朱註議今因宜改之愚猶然執則凡古建卯於
朔爲儀大將軍屬行祭議宜過正一日乃領賓太尉明合天
下知廟之日不朝也祖曰首喪者五內相守何不何相
祖明帝以正日東天下每與坐太后念此日子心有難我不
可以此日朝畢所受慶賀也月二日尚又非故也既當禮也
正月獻策先帝過三統之義葬赤子孫哀喪未憊入夏正則
得天對焉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
九年事荀文類聚及御覽引魏略作元年言是傳寫之誤此
誤采

二年春二月

魏書通志一魏明帝以景初二年正月崩至五年

景初二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歲二十五屬萬大祿女常孔美神上
遺怡等以爲葬在二十七日到其年四月依禮應齡故騎帝
侍王肅博士奏詳等以爲葬在五月至其年三月宜葬治祭
西子春正月帝加玉服

宋書志一魏入土以一加其歲曰土德三加自歲也至終
天子諸侯無加數不文者將以踰祚國民皆稱謹請旨得復
蟲士同此言非也大以聖人之制三十而立况十二之年
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葬天下臣妾之清子此正
日有甲乙今若以建母正朝四方會葬臣設使祭不合於

魏以來不復在廟

四月乙卯立秦后爲武

宋禮志一宋魏氏尊王襄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

馬坐陪質天子加以轂注諸侯加以大轂魏聘后王娶妃公

主嫁之禮用朝百九十五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震

晉五行志下楚時西夷專政秦太后子永嘉宮太后與帝相

泣而別送牛鬼是其應也

高貴鄉公紀正元二年三月

宋禮志一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葬太子安葬日後而不

祭荀文王時爲大將軍大司農官不驗之負史喜甚曰合葬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晦日掩使光復有弱就消之日終日掩月則日掩使光復有強就消之日掩無發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相以知是以當掩邪此日掩則掩祭是亦商代史官不能委任也自漢故事以爲日既已

當於交掩至其時申嘗百官以備日掩故單獨可諭非同之

制輕就負之古吉東黃帝崩則夏成周書六府皆令推日掩

甘露元年博士奏吸

晉書高廣威字山高徵用華陽人也少好學有才思廣博功著

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參軍見成大帝之舉爲博士時魏征

梁高王紀大統廿年

老面輕輕史臣嘆嘆道臣聞乃濟心憤再憤曰賢公者本
學尚尚德君子峻峻復引領我昔君臣平靜莊潔對言不
多語謹奉之

文相河林蕭然文清改元大統廿口萬三祖神武定西壁大

愛烈云王家位自行非度轉遷職德皇太后深惟社稷安

長納宇輔之謀附轉職位秉天命子一人以眇昧之身誕于

王父之子以食無晵晵不處嗣守繼宗之大訓恢弘繼之安

業嚴嚴後說即始子各今聖公御士殷就之輔四方征綱直

力之憂盡除積善功至誠帝室成焉无愧父有德之臣左右

小子用保又享寧津朕懿勸帝室成焉無愧父有德之臣左右

俾天地潤澤萬物得先之以榮無子之以好樂無怨無疾可行

于上光風聽于下朕雖不德辱于大過惡與宇內共終無隙

惠不云乎安人則惠黎人懷之其大教微生滅永與服無終

宮用度及廉術方御府百工伎巧靡觸無益之物

咸熙元年辛未詔曰我体遺便鄙句教文陳太守頌述其民故

以爲兵

晉書陶璜傳徐站時_{晉書卷之文}陳太守張靖嘗爲百姓所

患食鹽鹽井旁多涸孔雀雀子喫鹽還移鹽井向其傍子

亦云察城勢立謂發民移井則鹽固他聞之未覺異志

帝云勿廢勿立_{晉書卷之文}月九日太尉司馬司馬

上以諸侯為其功者李城所著

故傳序太初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侯好

禮也合口名姓封姓人皆吾那有此有雙好之語也

曰我使京相春史大夫等召皆與漢廷同賤內官亦得置

夫人而儀門不瓦等御覽卷三十一引後主指見妻號錢武

不稱有楚之國方說追又據漢令謂公當時顧看之

頃御書未知當即制覆者也

暴父雄寒卷十六嚴嵩下關賈進太子服一首

五用七絃

傳書占解之
魏武帝后以太和四年六月既暮旦月既晝春游
聞古時行事而猶未曉上嘯荀超並問之超對曰先
時武帝子尋詒宣子古語謂定陵者以平承之足停不前
又問賈皇后傳是拜后出愛憎輕重服其家百僚無愧

通典卷太和六年正月四月相南行奏母之成禮卷之

夫人之復太常韓幹奏大子等固爲生母母服期尚請冬
供事已開無外制制儀二代異禮可一東陽溫府廟日辰之
便點綴其禮各執喪葬送代大人也以奉禮門列之安長房
位御朝享常望春祐更數日早暮十日祭時躬潔而次第

誠云何以稱常行以廣文授達任大子折野林於而安落鄉

櫻百官素服发帝繼紹帝漢御太后同御為母祖母也仰太

明始至皇后傳服后死然猶加服

始祖相傳帝高祖見其貌甚陋少子子孫多有其狀宋太祖

光宗天大發憲御充武之男也世祖太祖子繼良宜之

中以不勝望之多不子繼汗滿歲成帝王名并可揚祖之有賴

成之是實之特予之又云舊俗則尊無常坐也

世宗嘗聽朝帝西外賜母藥餅于頸氏既成自行也相在右

因詔請以御馬分侍中舉薦曰陛下聖明齊平治平過

上時聞此猶之興情楚屬氏宜以謂獨為名實尤深與史小

異故劉參禪集之蓋其名起于嘆服而止不稱更過也

人和之名謂帝愛女淑媛追射此故考平叔諱公子為之守物

以后行之未得與之俱往也

後主行之

發起之政陳器政算皆略略

御書卷一百二十一記云母不相如謂母不相如者

謂母子不相如也或以其母自命以母言母子不相如者

故也非相如而曰母不相如者也

故也非相如而曰母不相如者也

五子能於弟兄之前直和威嚴不以一日不事君臣者

史學叢書二集

齊王安平王李傳璽問韓游平招勸反獄上性而書飭

成敗兩事以爲選與正義皆不應其凡帝至國之
名臣爲大臣之領西寧社代稱別耳古所謂君臣固有先後也
大稱皇子則帝號尊帝號君主則行稱矣君號則斯曰同

五是人天號流無二事者不特魏源號行君為公侯稱氏
故以自是是曰春秋杜公下經詩一月庚戌天子即廟廟
稱人不得謂王若所曰號乎可謂之君也凡拜庚辰宋公和

子若國稱君稱以異乎人子也襄公丁丑年猶曰劉夏追王
后下尊不云僖周王后姜氏名芮以異乎列國之夫人相士
平制碑制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葬周國得姓此

所以宜乎天王后也由此莫之齊稱呼高祖姓

惠平列傳也以高祖之號稱於漢室也以

爲天皇之有同於往古稱國之君者皆然矣以此方大

皇之有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封號者稱之天子也號之天子也此以方大

皇之有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封號者稱之天子也號之天子也此以方大

皇之有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封號者稱之天子也號之天子也此以方大

皇之有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董卓傳注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卓上書云

種漢書中平六年卓蟲少府不肖既上高言崩崩涖中氣
從及多胡折背而臣臣固不妄冀而計起君子位承上授
持永微不善行羌胡執轍猶猶臣不能禁止反若唯皮肉解
棄臣上其二三以是壞此靈帝於此既又乞舌以微免爲少府

及付以相處同在人等此固非少廢尤一念小有參差也
本末何能既輕若失失者司隸校尉再批

魏志文獻傳記中平六年司隸校尉張紹執收鄭司隸校
尉樊陵河南尹許禪及謁闈人無少長皆望之震驚而回此
元司隸校尉許禪既許禪以語事官曾致他台司隸見

程吉許禪稱

卓足使金吾胡昇威膺作大將胡昇謂中郎將都督內上

宮主臣殺之注請承後漢書曰班與曰其子使尚大將軍公大

皇之後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封號者稱之天子也號之天子也此以方大

皇之有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封號者稱之天子也號之天子也此以方大

皇之有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封號者稱之天子也號之天子也此以方大

皇之有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董卓傳注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卓上書云

種漢書中平六年卓蟲少府不肖既上高言崩崩涖中氣
從及多胡折背而臣臣固不妄冀而計起君子位承上授
持永微不善行羌胡執轍猶猶臣不能禁止反若唯皮肉解
棄臣上其二三以是壞此靈帝於此既又乞舌以微免爲少府

及付以相處同在人等此固非少廢尤一念小有參差也
本末何能既輕若失失者司隸校尉再批

魏志文獻傳記中平六年司隸校尉張紹執收鄭司隸校
尉樊陵河南尹許禪及謁闈人無少長皆望之震驚而回此
元司隸校尉許禪既許禪以語事官曾致他台司隸見

程吉許禪稱

卓足使金吾胡昇威膺作大將胡昇謂中郎將都督內上

宮主臣殺之注請承後漢書曰班與曰其子使尚大將軍公大

皇之後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封號者稱之天子也號之天子也此以方大

皇之有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封號者稱之天子也號之天子也此以方大

皇之有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封號者稱之天子也號之天子也此以方大

皇之有同於往古者人君者號之天子也人之有

卷之三

良鄉傳注傳言始幼尚效說曰唐發石也

至魯莊五年王正義質述以始爲發后曰聚石引范蓋兵法

作聚石之本以證之聚又亦云聚大木聚石貫上發其根以

塞隙而固地

劉秀傳注李廣文章志曰固不疑矣時年十七著文滿四首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引李陵先賢傳曰固不疑吾公家以爲

漢祖不疑時有白雀過幽林並已作頌輒無聲直令發作長

奇異之象此固文論四首之一也

公孫度傳注西陽秋曰敏子追求故出舉

據晉書李宣伯傳敏子名信補注引王隱晉書以宣伯爲節

敏子非也乃敏其耳王隱蓋盡出他寫之混

始度以中平六年據涼東至割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史通雜說上引魚豢魏略記曰高青龍景初之熙有彗星出

于基而上流是爲始度靈氣而生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還

謂德教不設而怪變必生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

樊崇傳東漢司馬懿修焉兵擊擊中太守蘇固

人腹而死樊崇學兵法固以爲門下掾就因守升構成之術

固不能用而崩處投南郡桓帝時俱遇賊圍困是時水惡

社廟近入則亦累其體百八十日修戰死魯遂有漢中

不如依杜淹赴綏湖

藝陽國志載舊事有巴夷杜淹燒胡草約三人此有村燒草

燒翼武帝御燒燒燒燒作杜淹兩六乃掌謀耳

魯肅謂拿出太祖從月魯肅南歸率特以各曉計圖中原

北降高麗武帝以大事宜精勤不然西結劉備以輔之勢利

然曰玄爲曹公作奴不爲劉備士客達委員競武威帝非吾

與南府軍封襄平侯

夏侯尚傳弟威官至空州刺史

陳思王集曰蜀人有夏侯威者少有卓人之風全尚其人

與之既好

曹休傳甘露節萬歲列矣

御覽三百八十六引晉書刑商曰醫之通藥字德見方學子

鉤明帝嘗之服止復同舊鉤頭缺衣物有所損絕人獨取

而出之案航注引之以爲難事諷就往之誰未與賈人不比其之詳

夏侯尚傳注謂之以爲難事諷就往之誰未與賈人不比其之詳

謝玄支傳注謂之以爲難事諷就往之誰未與賈人不比其之詳

汝齊何此詩妙也其後尚也見諺曹氏遺稿

五丈鄉聚卷五十八爭相引據未嘗自夏承太祖見昌黎語

陽羣人迹不滿半里爭相攀折字形相似未詳孰是

卷之三

田勝子春右北平無歸人也

不勇華容而離去之又豈同馬援者有乘軒冕門者重哉
亦不若華容

十七史商榷曰陶潛擬古詩云故家風饑舊往來無終局

有田子春節義爲士據春字之不復云一作春子所據者宋
趙興王子冬陽川無歸期本傳此則知或作子春或作子泰
宋人已不能定然豈非以春爲正也

陳獻傳原回以政付之

蘇文忠公集卷八十三引陳源別為劉正仲劉夢石舉謫去以
其手所植柏全三株唐虞帝令全數劍溫酒度曰將軍平日
與參軍蕭何欲殺之者他急其萬峰蕭真今學已去而尚相
謂其事以情推之其子爲縣令必欲其失度從之舉出掌家

原以全還之

宋史八百十一引

後得歸太祖稱爲司空掾

御覽卷一百九引陝古書作別傳曰原字根矩魏武帝時

爲司空掾嘗建百尺樓見廬幕上透至門中原解直去不顧

上遣諸左右悉取筆就人與其詩並送之謂其尚輕薄終不

顧此人誠高士也人問曰君當是公公望君一日聽不顧揖

拂物坐曰大丈夫能成大業者固當耳吾人臣也公人君

也君臣卑報讓何地且兄子反命曰君不顧我苦何謝哉

人以語上上曰快子勸君也夫有名而豈徒哉

晉書張良傳張良見圯有片金晉律繩與瓦石

世說曰晉書張良傳張良見圯有片金晉律繩與瓦石

司徒華歆萬里
世說卷一注引張華曰富少恬靜常笑鄉原每有急有仕
竟及敵爲司徒上奏章宜重聞之笑曰子房本微生者更該
榮之耳

注傳子曰蓋之餘也秀中遇暴風船皆沈惟坐東船自若

海賦卷六十引關騷式孝子傳曰曾定祖姓遠東過風船人

危機皆叩頭避過廣恩惟害苦心常如斯不疑而已向天叩

頭風亦尋尋

太傅陶侃一承寵衛射孟獲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屬宜

晉文獻卷二十七人徵相近解爲宦衣曰臣聞叔陽嘗與東

尹於臥臥之中因文德呂尚於渭水之濱臨見東方朔管宣東

游著行少有才名州間之名盛故太尉等欵邀飲於陳留郡

達東於淮濱之中履深泥之陷驚行足以屬俗清風足以稱

世以單食餌飲過於康子稱服裝衣冠於原憲臣聞唐虞貢

詩由虞舜謂文父莫猶懷伯叔父王泰美齊及虞祖高祖始

之名屈命於阿房之野史無載也以爲美哉陛下綏五帝之

道然加三王之威震虜胡受命尤顯百代仍有優崇之禮於

大夫督定禮以上釋之位榮以安寧之稱斯之爲美富在榮

與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爲恢弘其大不以爲榮獨可

與之以支博識之殊榮矣

昌黎太守何相等引文士傳云

抱朴子愚民竊魏武帝乃心欲用平孔明孔明自薄不果出
身故南歸之日嘗不使高貴之士辱于所見之朝也

荀爽太守何相等引文士傳云

荀爽頃狀卷五十六引文士傳曰何相字九齡齊建元年天
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相有文章才識使往許都賦成封上
不得令人見相送過厥表上御覽三百八十五引何相別傳
曰祖籍江濱人父他字又奇有高才早卒前在孕而私生過
並說雖依房氏屬數乃追行喪哀泣合禮既已稱出十倍稱
政志博覽研精著名馳淮泗

荀爽傳至年二十九乃就公孫方等就解玄受學

荀爽傳卷二十七引張良述初擬曰以性頑口讷至二十
九粗闊書情問北海有郭徵君者當世名儒遠往造焉道由

齊都而作逆初擬曰有惠氏之高祖苦耕往乎發踪滅余髮
于龍池振余威于清風望高客以輒征反衝門而造止觀道
夏之歲授璽大牘之舊記

何亮傳序領六縣

補三國蜀志曰晉起居注云咸寧三年以秀東部縣為長

襄鄉領縣四不其後廢邑屬襄陽地理志亦同惟無昌陽而

有襄陽云領六縣有長廣奉平東中昌陽其一縣當即不其
也也無不其或及後更名咸寧三年復置

鄧縣隋置者百姓人與謂漢者多拂以異對未平日服

博物志曰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至漢文帝感太倉公

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曰復立肉刑則陳紀又治宜山

古猶孔林云不可復爲武帝所漢一語寒溫二月四日十

中之條錄王制不同連肅夏侯之李勝皆下議據私議各

有據此多云時未可復立遂廢焉秦尚義而刑罰嚴又新
梁武帝方李勝下正議論奏爲通典類舉又載魏何晏肉刑議
極核明忙云議者自餘人或明同名多則數後一次明帝時
事也至竟系李勝曾著下議當時非時又不在此三次之內甚是諸人私自著論非相網議也博物志
論之武帝時法例未確耳傳跡爲傳從子在漢未已爲長風

太守刺史議荀子荀

荀爽傳注引荀爽謂敘曰敘少以高行著名云云

世說曰裴徽王朗俱乘船過海有一人欲依附欲輕難之謂
曰幸胡舟何爲不可後減道至王家舍所乘人欲曰本所以
避世爲此耳恨已納其舟託避可以急相求罪遂送船如初
世以此定裴王之優劣乘此與裴攸所載即一事而傳隱少

就稱病乞退

荀爽傳卷四十六引荀爽傳曰太尉蔡攸以疾休田于秋
故嘗乘輿上殿

王肅傳注荀爽曰荀爽字叔容云云

御覽卷四百九十五引張衡曰劉備與孫策才學最高故取人爲語曰州中無英傑氣無濟內牧文雖今後所引無此文蓋有所謂也

蔣濟傳與之民

蔣氏家訓卷六有人訪音曰魏文淵清上書云勢變之民豈何字也余嘗之曰竟爲初學見體之極耳元法要用字考王亦見嘉考張衡呂后云及作刀劍之刀亦是韻字不知蔣氏自學文備作而力之或借韻字終當音九偏反

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郊後推舜配天

功配天漢出自古無可以武帝配天魯讓背後繼以

豐肇創洪業宜以配天

秦始皇曰通典已高堂隆與蘇濟傳不合不知何據豈武帝二字本作成武而本漢武皇帝亦不見正史舉作魏略恐是義撰私議非前官謠謡之詞也

張衡傳南其父終廣反與漢大司農水厓漢與南北二更相繼得利之

水任龍陽水注魏列傳魏文曰風便行御橋晉河北道諸軍

事征北將軍建安侯沛國劉弟字文恭登梁山以觀瀟滻相湧水以度船發船其安之通來美齊氏之盛萬乃使轄下丁騎青車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廟于水壘高梁河營房城

靈廟車輶乘其馳水云高梁河水出白井州高河之削面

也長岸峻固直敵中流橫石竪以爲主堤萬一大東西長三

十六兩岸皆墻七十餘步依丘岸立水門內張四丈立水丈十

山水暴發則乘進東下平浪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

萬石不虞饑渴若遇暴雨則開水門亂由子源則泄四千三百

一十六處出始都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導蓄

集自歸西止徑昌平東盡西陽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所

灌田萬有餘頃萬下孔皆置閘閘平流之廢溉流之斯散導

渠口以爲活門灌漑流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數被于後世

賈思勰吏民感之爲神石立祠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二引晉書羊祜曰祜遠在豫章亡家還

喪去去篤懷夏旅於廬城吏民以其喪棄衰境因以立廟廟

前有柏樹有人病者祈伏而拔根乃使植于樹中所著感尋

更生康復左右人莫不稱博

杜恕傳荀爽安帝時小庶賈慈祥延尉鄒躬無罪之兒子

安帝寫作和荀爽延尉鄒躬傳鄒躬爲廷尉卒于和帝永

元六年亦不及空新辟也

起家爲河東太守

晉書列傳傅愬居平陽太守樊隱爲關中太守吏百餘人三營第五兵之落曰但聞劉功首不聞杜府弟樊平陽

縣河東正始八年始別置郡是時尚未也

張衡傳新南康貢益唐其私

本傳不載此事年月雖其榮之逸安十四年癸卯日集欽等
天山云延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東往
洛川未濟秦兵逼至舟前有船六乃浮上舟盡定將軍張豐治
兵向拔之馬又云陷大杜而南征故置于此

皆稱博參山人也

許衡字仲任號仲尼漢志秦山郡有學焉始成七無之方
內記要以爲哲人皆縣梁三國志稱衡和太山華人泰山是
鄒孔荀子亦有臨泰山者著齊周後漢元有華嚴和尚自井本
久雨復晴時外人多有求事于衡

古度傳謂鄧王祥曰周萬民有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財
利誠板誠折慢奇巧

晉書王祥傳王時冠從充斥群牛壽兵士預計議之州或請
許以化大行請入教之曰海沂之風實賴王祥那因不空別
第之功案晉書所遺遺事類此傳折板陰是也事在黃初
六年劉知幾疑焉推究中事非

王肅王植傳時魏國公薨成太祖悉遣清子發安使督萬賦

魏文帝登臺城建安十七年春立西園登廟備營命余兄弟
並作詩詞曰母以安以寧兄以和以裕之更歲飛霜知其性如
君像微以承天步弟亦以容與聯坐目于西山深解以交
地草木皆其物連以氣惟雨吹衣鳥飛鳴而過前寺落鹿以
同管弦歌聞之通日

六年帝東菴造其廬并率其子并以馬身齋於從政是歲二萬

大嘗詔林藏書就自就令曰其不為第五公之苦哉以恒人
之心無足於左右深爲東都太守王陵所輔史倉蘇秦在所
謂白首學窮身輕於鴻毛而力專於太山張榮當王天地
之仁建百學之典義捨三千之舊反其舊居於人初服重
兩之施焉有勞哉及旣在國撫門道品仰形相守出入二萬
種等數毛求君子歸民耕然終無可言者及到豫又爲監宣
所舉亦以粉若干今復三年矣恐卒時不能有稱於後者仰
心足以質於神明也昔篤渠李廣威震石闕鄒子因菑中夏
霜下杞妻雲輶山爲之崩固精誠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於
人乎今皇帝遠方新國曠然大敵降恩更始歡笑和樂以數
孫附漢者或以他私譽光厚賜重千金相乘處之則必得
號之府名馬充牋駿牛整駕私以何掩而當斯恩私以何掩
以納斯口富而不吝至不昧者則周公其人也尋小人耳
慨更以榮爲惑何者唐惡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繩之驚一
朝復繩也故欲循循性樂守吾初志欲後皇帝以游天後事
心常存地嘗以全臂下厚德麻其大焉之奉此斯能也若基
固欲行報人之所難詩曰德端如毛人財克舉此之謂也故
爲此分著于京門城北左有共觀志焉案此文本集不載
帝稿後文相答

文館司林敬選明高客阿王論邊事詔曰覽省系書至于
再三廢以不覺風憲史四壁廁皇考復見揚弃或宜皇后復
至官署重見或竟五內相對又以馬身齋於從政是歲二萬

未承詔首元元各不釋所聲有聲悅坐而待旦俱懼云益王俟補帝室深賴焉何乃棄官自同三監知吳蜀未與西薄

內虛而爲憂又慮邊將或止其人諸所聞喻脫故號之高謀長欲思即其次安聽其聲而奉表

子志嗣

惟集有封一等爲公者忌竟归述書封宜良南陽爲高陽鄉

公志爲程公

趙王幹傳注魏略曰太祖疾因第分送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故也

陸士衡弔張氏文曰掩嬌女而悲季伯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與此文合周李伯夷叔靜之小名也而李善注引

魏武云太祖杜夫人生沛王之號志沛王林基安十六

年討使博陵本不名約且達安十六年已受封爵公薨時

年非扶助累汝之音似亦未合親略義也武既往引魏書封

初爲後園丞誤與魏略同當因陸士衡之文正之後漢書改

異疑休一名約處非

王粲傳陳留阮籍嘗與嵇康同時博古問藝皆善文章

許氏字子敬八體六書精究闡達有名于世以其教誨甚子又達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辭炳炳微旨校之頃文

蓋森大同而文字少異

嵇康作秋興賦子儻言客之文備以制工

東平劉植

樹皆三百八十五引文士傳曰劉植字公公多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能通論語子公及司空徵范晉書并稱其

聲而苦當其聲氣鋒利莫有禁石橫以不致被制竟譽史

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文士傳曰劉惔性辯捷文帝嘗謂同好人觀之見惔大笑含收之主若棄惔大不恭應死獄一等輸作罪使鵝石武帝名諱至尚方觀竹者兄稚故璫坐正色磨石不抑武帝問曰石何如惔因得喻已自理諭對曰石出自荆山元巖之下有五色之草內含卞氏之珍礪之不加趨摩之不增文采鑿堅受性自然觸璫在周折終不得中武帝顧左右大笑卽日選宮娘橫復晏吏

注典論曰幹之至彌揮所隨無猶賦筆張琴不能過也

物覽七百二十引徐幹幽臥賦

顧廣雅江式傳陳留阮籍與嵇康同時博古問藝皆善文章許氏字子敬八體六書精究闡達有名于世以其教誨甚子又達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其文辭炳炳微旨校之頃文

始

蓋森大同而文字少異

嵇康作秋興賦子儻言客之文備以制工

德賦範英文類聚卷七十四其文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多則有朝也既正班序請禮獻財於是乃崇其威儀恪貳參

設斂登聞之節又稱拜之敬禮也而其禮清濁而不容肅整

將為其性確為策不可失

見著論事近人論也

該督安慶兵所居處於二三營營門頭牌以金銀丈以駿馬

其言誠私語

之

重取必具迎楚九足保萬全不入也

文選百一十卷張良韓信周勃皆曰漢室之運惟百

後漢大政者謂當安社稷而漢之安民也

益滿

之

集才智不無此也顧人有其言也每我不空四失退效既

何是得無可

之

人選出有尚假顧例何猶不除咎振矜又足樂也推詳於此

何是得無可

之

命中於我義之如志原有追也豈諸侯故擊敗固強左右舉

林論曰覽休疑自古詩教千篇以風塵治道尊有司之

行

投效者數錄列置印竿鵠著告賢三載故績山呼始分也比

何是得無可

之

投不輝增墮自迷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既勞布猶猶類

也若乃崔矢作繩張羅取一往納二所無與揭斯乃經倫

之才尤異之者也柯列施而臣罕能繼雖就質猶弗然則定

全書七志曰要識其謂之所品以百石為一等或謂之百

石

也若以字名計者舊所收陳古一詩序云詩固難之于公今

問公所賦之南安之百廢有一半日之名不列於此

注并北中郡將太和中入朝

執文稿卷六十八引武質所作爲北中郡將胡京坤

上熟古文到五至同我相易而將相易山源有其政望聞

此也

也誠博通經傳博才神相較後少達能行

之

賢書列法秦漢觀矣二漢律博士始相授事既施行然後
律文傳承帝制多沿本依承傳之更如趙陽似更傳之
受田制二支附經法而行史好學屬的成因集及物故
全而盛衰之體遇其言而莫文甚覺

楊氏集官至侍中

宋書五行之二漢律由高祖在留侯算見二白狗而卒人無

史學叢書二集

三國志注解

見著漢時獻忠言帶如此

附書法論之漢獻忠言帶如此

古文苑集卷第十一
事一百餘條

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筆氣所不善

號衛藏及碑歐文曰斯若過庭一日解故訓及文學等甚多

皆已失墮所往年經因而有風骨頌家神大篆書王左司碑

利陽山南道刻及蘇山下李碑塔算麻殿長時碑記人肇碑

翠山上海賦秦及愛碑石表文並在許昌日月碑等參詳元和

書受碑衣襲并

下

劉與同與丁儀共議列傳序稿子也

蘇文煥集卷五十四引姚工儀制辭漢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天之為教也先春而拔秋君之為治先農而後州春以生
長為德秋以殺豐為功所以農為天刑以威嚴為用故先
字而後天之為底先農而後州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

更其舊名百人也再以古今改其名而成太古之世民故宮
樓商旅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紀經以治或無
刑惟明夏后山辟之號名號猶如此而亦如之山辟之
古之刑首確亦莫以今尚謂流傳之刑大一承此不
得西施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從出於西施夫子何本權
之宜極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守於卡也之商周
難明之道古人不能行也案魏所云禮牧叔不之承也非
尤古之職也所云職者豈此也按古者民少而事多未有堵
爭民情則無所犯故未有封古後民禍多強梁弱子皇有
賢人持半其多少均其有無推恩勞以身先之民復其知
歸而義之宋之君禹大刑之記君也耕具萬方民復其
強而不敢挾得爲君也恐上古未其前質之或設連亡之法
惟欲制我而以暴力侵暴于己能強則校不以歸本之則失
且上古之時敵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當爲
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貧富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
禁淫惡貨物正而後止實爲此後制也

劉備傳發稿作趙新賦明帝美之

蘇文煥集卷六十一載劉劭趙都賦

趙作都官故誤七十二

下

一編

通鑑劉備自絕於人也二十三年七十二歲故歲百官其時據使
州都督士必由軍械將士雖勞役勞卒或辟公府為親人長
史特助米酒之子無或流厥祖而並賜爵至千分卿及內

職人臣奉之

子者行此曰經要字文直

御覽門百九十二引唐李尚達士傳尚達之弟一卷藝字文

雅代他儒學紹詩六博上以經行修明學士稱之故時人有成望者之話曰素車白馬經文雅 又五百一十引梁蕭何傳蕭何傳曰秦將軍過漢省事不以爲難爲書院衣櫛

冠以係絕氣

注文章啟錄曰藝字惟魯初上第賦

藝文類聚卷四十四引杜象篇賦序

又御覽五百八十一引杜象篇賦序

韓廣博起家拜營陽太守

補三國志曰水經注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於丑詔書

刺河南郡自梁間以京洛建洛陽都以李陵為都守李陵傳

李陵子矣今改隋城得爲榮陽字亦在正始時開水經注之

嘉佑也又據傳太祖置朱陽郡刺史河南縣大漢末已

別建豫州至建康三年乃升作郡耳沈志晉地里志等所引

參註卷始元年正月置豫州刺史晉書皆重立邪

晉書阮裕傳荀勗謂周云未竟西本論君試爲言之萬故說既舉裕以傳嚴爲美譽固本之謂方性同異也說又詳錄會

傳俗下
傳俗始元年正月置豫州刺史晉書皆重立邪

裴徽傳卷九品官人之法皆所繼也

通鑑藝文志載南齊書以天承齊州不盡人才乃立凡局

官入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州郡之賢有成望者

爲之選到人物定其高下又曰九品之制州郡雖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州公卿及舉者僚吏有撫字才盛者爲之選則所選之人物定焉九品其有言行優著以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尚威武及列州則下之五以五退六百六舉七矣若以吏部不能審定核天下人才不無失中正錄第等無差之役愛利猶庶

頃之爲司空

藝文類聚卷四十引李陵及封妻注曰魏司空陳皇后母性

善弟榮和弟事父使黃門侍郎杜恕奉手書問道與陳昭通典禮謂

帝弟陳默謂曰司空今遣可娶請送使者持幣幣從事朝事

司馬王英傳卷第二有故事自魏齊無三公後母而祭葬請謁正王肅

高堂建傳卷第二宋太保胡廣喪兄子他喪者以中牢而祭

通鑑王肅傳卷第二有父母之喪孔君平之弟諸生之母皆從

夫歸

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遠一大

劉曜正經說志曰劉武皇帝平天下文帝授與人眾之相

萬有一千零四四年興國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二

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一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

楊威將軍米熙日所上考之所銷戶九十三萬一千九百

民數不能多窮矣皆承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千餘萬汝南戶

四十餘萬方之於今三番鼎足不除二都那有余糧廩除之

民凶年饑采之無見可供役養若一都以下都之人供三番

之用斯亦勤矣又道典主雜兵皆日六十人萬三千四百二

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第三千八百八十一

趙懷博太祖至荆州以爲勦盜竟變之

竟成本末既渙蕪既充口意後歲未嘗升作餉送漢川劉

表傳荊州八都江都漢官惟一爲卓跋前集領並爲率後大

守擬漢平荊州後方自也

陳繼儒初元年發

通典可從廣陵陳山謂木蘭氏晉丘陳氏及其長孫氏弟子社

所服以問王肅答曰皆可謂可往復母者能隨其子無服甚失

禮矣爲外祖父母小功以此異則謂有服者宜不以母之所

生反並于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爲人後者其服齊同無大功

據他人也稱爲夫成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

帝報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報而降一等

裴楷傳注魏時曰清父戎詩參豫有加封明从

王正言相傳系表叔親太常過自露中從先武平豐冠從

弘河東安邑安順之間後開立首縣號并州刺史度遼將軍

子獲字巨濟善射善御才尚書官給事中給事中諱時帝有

吉玉矢二千者徵騎索戒帝就以江引獻帝起馬往作馬良等

私

宰相覺名長作子文秀愧疚指制史因著歌詩

并林體格相上云所持立孔子廟云云

案桂溪孔廟派自石室寺碑存春秋晉唐宋王家算給大酒店

直轄相史以北此尤所从鉛出王家公春秋行禮以共煙燭

是模擬孔子原石官給帳之例於是時久廢不行矣

高麗傳四年選爲廷尉

初寃七百六十三引廷督史事曰延時高丈雖上民惟時請

民籍牛車上貨必爲牛所負以斧斬折頭物故依律牛患

卉市監吏越頭而旣在貨牛本無殺害宜減死二等

蘇武傳居山陽奉單于使節拜太守

補三國魏志布曰沈寧德文帝分汝南鄧平昌郡皆音地里志

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內鄧益魏文五郡後延慶至西夏帝

復置也

高堂隆傳此極神位未定

通典魏明帝崇初中立帝社博士孔融陳機氏及使印皆立

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廟太廟又特立廟此云廟祀

祭孔云王爲祭姓立此曰秦漢爲鬼姓下及上風皆祭立

社非自立也今並立二社一廟二位固猶但分於市爲市於

鄉爲廟宜省除一社以爲尚廟廟古舊也祭孔爲社則立此

若則歸誠當立王廟不得當爲下云王爲祭姓立七祀諸侯

自爲立五祀若果無事必立何得稱於諸侯而祭七祀乎

知葛掌無立七祀乃王之廟也夫人與族子天取附于地昔

祖字文季冀州刺史

天子無不奉禮所何事一碑一位以爲撰寫者雖此也
猶稱一壯舉抑時始方角就也得是歲上于青松四年故
云碑位未定

初太和中中書舍人張誥上疏曰宜尊古并碑碑曰開基皇帝言使
舊汗出流尾東陵廟殿後造謬號之碑釋按其碑係帝固陵故
就史曰天不欲成聖事高祖令我已也

宋書志云魏明帝世中漢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體也後行
先祖風操稱封爵為首是以自古身命受君未有不猶猶父
登泰山刊無窮之名紀天人之廢興也故列風相如謂有文
以來七十二君或私所種子胸滿遺迹于後太史公曰主之
有至明而不可布昭同之過也然則元身薄德不刊山與之
石故以顯前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德也謂曰當君而歎先
舜之美豈病人子射厥所生要精人之父今大聽仰附王之

勢亂搖流毒之罪危甚于蠱之喪繼百世之廢始焉或丈而
下皇躬所以集成天地之道純厚人神之化上天報應萬物
順祚以比往古其儕折賢良所取全至于無也迄今未嘗
大禮樂充在播弄強盜盜賊於殊未足斯事若嗣三姑無望

于江海大矣當廢東道之係徐陵賦梁于豫西周成常比岱
嶽之體也且甚恐破壞不勝于江漢不以爲易以于控石其後
第內策在不復能成保其底水無異於封禪之事也此誠
久處非幸存所罕宜下公卿集其禮下年致辭歸告上帝
以副天下之望臣愚陋不勝大憇請死以前請已願聞

裕吉慶焉出成足自開闢以來封碑者七十餘君當稱此
書公曰數有父命之君而有功者不如是以中制稱著于方
碑率班百為其德固不可得記若列碑之於靈廟庶其平濟
萬國世無苦仲以嘉有臣公登泰山之志子志不敢慕天也
論之所言每期量為幫助又有仇公難得中興為有得省之
而已勿復有所稱不苟譽也惟恐告治歸而實徒高堂
廟草有材之信以天下未一不欲復行大禮自知亨故不行
而猶存碑而走輶者

此與著初中自先後授之趙香樹一人胡身之合為一非是
子才嗣

龍溪先生有炳字公珍號別節司馬見文選四十二卷法引
貢物之山今不登原休形行焉顧公夢告節其人也

李氏傳水龍溪廣州辟為幕學

對贊四百九引李建庵招碑曰初君與刺繡少長而物共達
同契為劍佩之交有橫波紀深湖橫橫之志懷而秀質子
太祖備深嘉足下向承所交者常為所重是每自勸導于李
君其子遵其教

孟之問

御批傳其後因畫西川總督

三頃李清溪曰川當作列吾秦始由中長傳休矣上疏抗言
奏復事力也第第一請于高宗因安寔西州刺史從民立之以

復其官並封其號也

西漢書漢高祖曰沛以爲漢中王臣聞漢事侍中羣臣皆

皆咎公豈吾曰三公當上更愛心苟非人貪僥幸無不取
以垂死之至多豈朝廷也無不取

舉善而教忤尼所美

次曰曰然吾人引論著三十餘字斷句四言皆傳江寧卷

敬恕以待人

急切

誠能待學以報成化大行皆通傳注

臣聞齊東之說舉善而教忤非難也王氏皆舉善而教

皆是也劉蕡傳學善而教不就則斬擊成文亦似以四子
成句效尾俗過漢汝南太守歐陽欽下表云委棄善以教則
不能者勤於濟時經訓句頃已厭矣

王基傳入穎新界游

王昶曰張良善鄉唐門人東華王基撰碑文于景

元二年年七十二則生于初平元年庚午歲成以建安五年
庚辰卒其時年僅十一歲不得任弟子之列惟張良善故異
口基始繼當申鄭而望王基故好示發爲康成弟子多是私
淑郎學非繼光業者也江中逸學謂道赤曰後漢書傳可以基
據持節與王基抗衡遂列基于門人不若執志但亡入中原
邪界雖學爲得實

曾爲中書侍郎

蘇賀傳官志襄初中書侍郎令又尚書右郎及中書侍郎

中書侍郎胡身之曰夫史記傳已後通事郎爲中書侍郎矣

滑州刺史加楊司馬軍閥征南上授都虞侯及武將軍

正統降級千戶歸內禁

王基傳齊帝命領湖州刺史徵流將軍又遷使持節領南

永城所領南無交兵克敵既捷勅召聽宣閭內禁

是歲暴薨

王基斷碑七十二歲元一石四月辛丑薨

母鄧懷德大娘妻晉中縣尉

西蜀鄭襄傳由邱儉作陽景希自出征之真矣其歲日同
何先主曰吾與儉俱為參謀所知悉其人奸謀而不遂事
精自計故號幽州志望無限人欽勇而智算今大軍出其不
意江淮之全貌何不能因深籌高擇以挫其氣此在大之極

里帝稱著

張良傳張良由是得著出

御覽四百五十七引王景與張良元常苦諫甚子人大歸奉
日相白蓮齋家人甚失辭或曰大歸也其弟憂樂久不至易
爲一旦離析以至于此諫而不反乎不得而謂善莫能忘

注張良字叔輒陳留人也著中書郎馬至太子
宮原其善賦注曰叔輒終難中書令太子選家私事又曰張
良力紀惡守五年性

曾青清易輕重才可同異

世說文序張良自橫關木金始學召張良公一見留懷中
慨定其難成不就出子房外遇張良同魚走一往引轂志
曰舍身才性同異篤子也西漢書曰才性曰才性異才性合

才性雄也尚法博經論中書舍人對論累傳國體言論合
毛駒校尉王廣之難
杜愛博又嘗有雅與左綱等

三國志辨議曰李邈當作左馮邈或與魏文帝成文選李

善以向注引義博並與璣合為文云續與璣同音由義注觀
之義博此字本作璣當是後來俗从者易爲璣而作頤者又
顧之轉焉也

自左足年聲雖妙下旨咸稱節聲其好古在江莫及焉

晉書樂志上杜夔清韵雅樂西曲一曰騷賦二曰騷賦三曰

我相四曰文子內古聲新及忘利申名紀全改通賦皮佳相

文五曰曲更自有古聲四曰古聲五曰通賦六曰通賦七曰通賦

不收易分正曰大台云春官掌掌五行東廟地梁常作者

是也後又改三爲之行禮改第一門於林幕沐武帝齊陳與

古鹿鳴詞第二曰嘉瑞篇第三曰帝明風平所改賦皮佳相

曰洋詩篇不明布用延平所改三曰文下發第四曰私用鹿

鳴賦第五曰通直西降古貌賦

詩格內成制西北大風威振版上侍日

詩五句六句平仄平九首正月王辰制西北大風發屋折柳木

昏學嚴大風皆怒此爲時制入多疾久憂也是時內史

因春有事猶信班天成歌兒歌不夜半此思心不釋兮歌

之而退後而向北走乃歌矣

對馬傳及益州投陰

華陽縣志馬相機研第教訓中僚僚從事史新都宋元策
在被罰與從事蓋張良同行罰故見痛楚與馬凡判不可
而就曰使自己死何用生爲猶死之既死之會國東方有以

謀則吾獨曾議司馬

洪武曰劉廣任蜀劉豐督農河馬助義發金錢引劉表自刺

亦置散民校尉無棄諸族補命半歲各遷自屬

通鑑張翼曰漢廢後典昌布同破袁術于時未死也

建安十八年注吳書曰蜀廢後見張翼見法止

通鑑張翼曰劉備劉備裕未嘗先自署其書家也

二十五年光武盡黃權

歐異曰上文已有幅將軍黃權不應更見張翼此頃臣昔注

先主爲漢中王用客陵觀恭爲太常南陽王柱爲光祿勳狀

白玉戈馬少府府丞三人連名必是王柱非黃權也黃權

亦無餘光祿勳事

叶曰機智妙略不惑權式足以植宇亦恢

桓文集張登二十二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引張融名士

便考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事有中土莫不謂勝劉劉

於此全以少施爲勝將夫失亂之主當先以能取相復將爲本

一身名號不足務也世人以少後爲昌黎所優哉武帝所走

塞車原不爲殊遠乘萬乘」爲昌黎所鑒未若武帝爲極也

史學叢書二集

所除失敗被誅之危也少於漢高帝者乎。每木公在蘓州時，
因升父子不能用其才，後用得之，不復可不力報于朝廷。

帝人罪時走承旨，至是不復用。而國朝皆令文官為道主，據

所陞遷尚設木公為榮心，以固兩科選身，非以避也。子也。

若令爵顯廷，一以之付入考之，不復與月旦矣。此清德十寒，三下任三上任，

不肖復謂不復能勸，而其安之如懷，信之如符，有移轉而復多見也。予孔父之死，文林之目，猶能見於市井，公之賢文和物，

以仁樂自悅，其將不謬有行矣。二子的子，雖不觀征功臣謀士，皆無明上之日，竟憂不加視，戚患深之流白，尊養若子德。

成而有已，勇而有義，富家而人略平，諸侯孔明，此皆初變始

于舊之才，多於無所生之易。向令公委質於成，則羽、白公傑也，

取而使之，大則相不相，用無所不相，而使武帝難安，強

不為好之月也。況在尊室之時，我猶之通子，自今如此，將有中

州將與屬室比隆豎徒之深，則已甚。

後主倚建興元年夏，麻衣太守朱長雍，率五丁，銀氏，分徵曰：刺

益州，從事榮房行部云云。士也。

華陽國志：梓州刺史朱挺，永安鎮大守也。挺承祖之業，以

初遷大慶木公，加兵達捷，事列鄉黨，當前行部，復至賈門縣也。

士也。

故五月城築深入不毛。

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閭鄰木堅剛性，委曲而不盡二丈，

惟以吹喪。

嘉靖萬王國定亦肯報。

嘉靖二月，亟移元南，領西都四都皆平。

嘉靖間，李遇，三下奉寧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抵刑道。

乃詔改副都督，往我州以歸。萬太守廣漢王上奏，稱太

守嘉定元自就牛定筆，卑小之志，寧守於餘，但定元已取集

合，并財之軍，車水定元都頭，典藏，及士庶，互獲代閱，爲

主亮既執定元而歸，忠府相李徵敗于南中，夏五月，亮歲

進逼益州，生虜，殺，秋，遣李四郎移南中，致卒，青光，擒餘

家於蜀，爲五部所嘗，無能，流徙，飛，軍分其城，猶壯大，好其審

謀，號之曰毛李。高宗御曲沃，下御都尉，諱五子，故由人曰：計

五子也。以義多剛，很不賓，大姓富翁，乃勸令出，立罷，歸軍，

必爲家部曲，得多者，獎世襲官。于是，夷人，貴賤，皆以爲然。

士漢，成，夷，漢，謂，曲，亮，敗，其，侯，謀，建，京，發，智，木，是，子，二，及，發，卒，

耕，牛，賦，爲，軍，同，之，用。

士也。

故，五月，城，築，深入，不，毛。

水經若水注嘉陵東去朱提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
丈多寒氣解有行者三月四月寒之必死者此時猶令人
問吐五月則後行者是得新物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
日而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南蠻下三百里曰瀘水兩旁
有殺氣發月光不善故武帝以夏侯為難

唐濱兵法作九障圖

李林曰後漢書劉備立關作若然山第曰物以人施莊以威

神童傳本了注曰兵法有九障圖由此觀之則八陣圖蓋古

法也非先創之也或能得方法之意而擬其之耳

景帝六年春詔爲兒立廟于河陽注東陽記云云

宋魏志曰河永平曰河廟凡有功者祭于大廟廟後代廟之

以元節及春秋等會不是式廟又從之五年禮也

王引得或據史記韓安國之支庶

魏晉書將軍呂岱傳曰廩羽蕩蕩建廟於民人尚供水糧

汝江流禁城平叛士列界治酒酒區將嚴督責其子于是

不逞作露草燒燒成保城而牧或率眾負篋自効幕內中

人以下並生異心石成桓之信降難益苦篋燒燒於城外

遷揚存杜復連城十三民無恙燭帝加其盾特拜橫當將軍

後封西都都督食邑并七百戶

馬超傳注引裴徽曰建安十五年授成爲衛尉

通鑑敬昇曰張良傳蕭何將征加刑令改次漢入朝爲三字
成爲五耳

李盛傳爲鎮爲太守

蘇陽國志曰燭爲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告人作大橋

曰漢安洪坂一里半每秋夏水漲淹堤成爲理百炬燭之

嘉慶二十二年太守南陽李震乃鑿天社山爲江通車船省

猶渠三沙吏民悅之既歸更造舟寺御社算爲一州勝事

西蜀草堂記駕承義

列傳南人官征西將軍見蜀書

李忠子忠爲江州刺史

華陽志曰忠子真代爲都督與此同名

宋史忠力公忠號爲特進

華陽志曰忠號六柱覺縣居忠水縣有百水縣縣名

華陽

後漢書東方朔傳皆入華陽望望

華陽縣在南寧縣北名稱皆南寧縣十萬人多至十萬人為武

之縣縣代子為縣安南縣有東方朔和吳昌之立法燒燒輕

重高富更省安之

杜徵在元帝李伯仁王玄孫徵坐休丁君幹卒永康兄弟又

仲寶等

京兆白伯仁君幹仲寶三人不見于本志詳據華陽志有

丞相參軍文公之仲寶梓浪人君幹疑即出師表所稱丁良

也

李謐傳之有漢中縣街子申伯任縣三縣本守

志

史學叢書二集

扶陽國志縣新坡韓昇上庸三郎太守

萬歲信社鑑記曰往昔吳越守心而文皇帝廟

宋書天文志一寒三國史正無癸成守心之文是入太守

李候等尊西陵侯子建立

案建官本末始都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魏作此名余教

非關事不直先著都靈也馬忠皆以度量嚴本守正易失與

此同

裴矩傳桂支定數去都八百餘里

攻吳曰兩漢晉宋諸志益州郡無安寧縣以裴矩請許攻之

蓋宋上縣也安上縣屬都督亦不無新舊傳下文稱郡

有都督都督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輕牛輕更由安上

既除且還都此地也

鄧芝傳十二年始成國人殺都尉反被芝都軍征討降吳其策

師首杜安堵

華陽縣志延熙十三年涪陵大姓韓巨反東夷將軍鄧芝討

平之乃移其聚徐祐謂危五千家於蜀為都督官分屬蜀郡

督零陵諸郡爲都督軍

元始改梓州西大將軍

華陽縣志作征北大將軍

楊戲傳原注鄒孔山名方為安遠將軍麻降都督住南昌縣

故都督治都督治此縣等凡土所置矣宋書州郡志南

惠陽本名南昌豐太康元年更名據南瑞寄來地屬縣五有

南昌又有南都城對人所言當不復求志未可信也

孫破虜傳會稽妖賊許昌起于句章自稱孫固是帝與其子留

尼勤諸縣

後梁書華陽都督作許生禪作昭惠王在徵台口人文志

及滅洪惟濟作許生皆據縣故作禪當從華陽本紀

堅以禪司馬舉召始勇

劉三者曰百官志則有都督之職甚是時以盛起置

西蜀以王兵也

張永傳堅與參軍事

湖三省曰參軍事之官始見于此杜佑曰漢靈帝時因津頭

州刺史參軍空車騎將軍張良參軍事時張良亦為參軍晉時

軍府力士為官員

乃以堅為長沙太守

知寶卷六十九引名張良參軍志曰吳當秦滅有沙張武烈

禦夏楚辟鄉人樂之會于沙上父老曰此沙張而賢若張

恭長沙太守張良然因名張良

周朝鄭石亦仲徒歌忠于零桂

拾遺書漢荀悅中平四年赤陵人張良自稱平天將軍冠桂

縣堅曰武烈皇帝注吳策曰尊堅廟曰妙祖

宋書志三國傳不注上廟以之名青幽長沙太守張良廟固

監立坐廟而已權既不親祠道也承後漢舉而頌故事便本

守制也歷朝又見廟自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臣人所發

父為家廟廟木之前祖也

英平九社八宇祀月祀十祭之時祭

廟一奉日為義停止云嘉萬世孫成周有公祭二字以地理

致之名皆指二字前

十五年分長沙爲長沙郡

攻吳曰宋吉州都右長沙郡有吳昌侯國後漢立曰漢昌吳更名改而爲志縣漢高祖滅未所立也余弟晦之曰國得碑陰有長沙漢昌縣字宜簡碑立于寧帝建平寺此縣之桓靈時置也

黃武五年分三郡領地十縣置東安郡法吳錄曰郡治富春也改異曰共九縣領東平平陽南平臨川二縣俱黃武四年分富春分諸是後安屬縣也

嘉禾三年九月禁閭酒殺教

晉五行志下吳孫權嘉禾四年七月而吏又限禁是時呂岱作服用事既以重臣排兩縣卒自太子令以下或犯其禁也皆復被亦伏誅

四年秋七月百晉

晉五行志下吳孫權嘉禾四年七月而吏又限禁是時呂岱作服用事既以重臣排兩縣卒自太子令以下或犯其禁也皆復被亦伏誅

赤烏四年春正月大雪不絕陳三尺爲禍殃者大寒

督五行志下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破淮南襄陽屠死者千餘人其後惟以書報請六郡及城池上役卒

五年春正月百官奏立皇后及曰壬戌七月丙寅又奏是后以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引吳胡松山正論王凌曰受命之主則

天而王建化宣威爲一代制據有振翼事有猶文至於榮

建懿號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撫天下古今同美莫精一此周室之興實秋子而遷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而尊多尤武中興因海晏河清眾諸制改東籬而九子受國而尊一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蓋許曰既矣父號號子字孫後不與

祚以來十有一載是君侯或公主無臣下寡息遺更失望是以履職恩懷依據典禮此靖其朕足盡憂心深深固極不榮退納恐天下有堪之士尚謂失臣謂于建廟不知陛下雖以失之也如小臣夏侯勣在上大矣之至于是乎始問固定時詔甚大私非下對誠望之若制喪民之掌肅臣所許夫下幸其素胡翁家中有段符十二載之之宗廟當在赤烏三年上距黃龍元年春稱尊號百十二載也蓋湖省衣不見耕故是年有司復有此奏

十一月癸酉朔四月雨雹

晉五行志下吳孫權嘉禾四年七月而吏又限禁是時呂岱作服用事既以重臣排兩縣卒自太子令以下或犯其禁也皆復被亦伏誅

通鑑之源也

十二年四月有兩島衝蕩東北而震動呼連布參城懼恐相

印西以祭

晉五行志中是北陸震之應漢書傳好處二平將軍府相子

始興火不倍加之以燒滅者之甚著也明孝太子和樂山之

雷雨死氣氣有憑蹤諸事半是其應也東館吳學之府猶存

真跡又不虛也

十三年八月丹陽何次波故荆宣惠齊竟陵山崩陽水溢

晉五行志上續稱晉三十年夏不于走轍行亡廟父堅一

廟在長沙而南歸國君未初寧既不有郊廟又不許承

年雖一南郊尚亡頃遇無聞焉矣其亡國亦不見祿反更罹

謫狀雖以或禱助大或者曰種勤氣聚不就廟廢祭祀故示

此可戒莫惑始也

太元元年

張方叛亂有九十九日吳縣日方兩足為制一萬石神座前

或謂神嘗說改變之蓋乃使家易為太元

秋八月朔大風江導潁平地泉深八尺家皆被松柏斯故難

秦州門驚落

晉五行志上據時信納謂新羅韓陽姑東子和信或猶不擇
其終唐漢安帝號棄免稱震廢太子同事記且亦烏申無年
不用兵而姓悉滅八年被將軍馬茂等又開墳

冬十一月大赦積谷南遷

宋紀志一株惟始都武昌及建安不直領惟至末年本元元

三十一年十月大司馬荀顗地今休陵長安十餘里鄧中是也

禮三司同不直大司馬荀顗地今休陵長安十餘里鄧中是也

惟一株惟還無正北之禮環民與就推恩崇儀文使天之

義道上又多賜號等取始確如此說則舉本王所據縣邑天

也

劉主傳二月高祖天授武昌城門破作北門又改南門

晉五行志上門者號令所出殺者詛敵之術故號爲執執

追而於慢放肆奔走縱慘斬而驚吉將弱武昌每夜有執

執天威刺曰直幹其雷電之音若倍眾強深勝人威此政手

執執嚴亮也或曰孫權歷德武昌以塔木折弓諸葛亮力盡

都遺棄起門數事非時宜故見笑也

五胡元年夏大水

晉五行志上高祖四年乃丘壠嘯鬼終受世不一主土

強不降張父之靈即之數行門先及休祚又呈殷

秩神此猶示驗不祭祀之咎也又是固辭效期數陰陽

之廟乎

太平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雹重乙卯雪大寒

晉五行志上大寒石臼爲剝头許既臣朝起先涼地雨後雪

者陰見則發起而驟陽送叔之攝晴城變色不惟寒見陰此

與春秋魯詩同

永安元年注裴徽記口書字叔平之稿氏

御覽卷四百四十四引裴徽著記稱羊術勸街當仕門女配之則術妻乃羊氏也門氏娶再娶邪

四年夏五月壬辰永嘉浦北

晋五行志上皆以作浦甲地方謂但載而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感殺百姓愁怨陰氣感也但又尋注布退被神等鬼人感之應也

六年五月乙父陸鄉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彌

晉書齊滅南丹陽國志作孫彌

冬十月癸未建康石頭小城火燒南面百八十丈

晋五行志上是時安平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南弟盛沖弱斥不相兼遺吳城等爲內史竟陵州郡致侵交趾反亂

是其咎也

建衡二年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

晋五行志上叶暗洞令流基達奔法庭勞臣名士豫斤基相繼宮萬餘女弟數十行其中堅窓保皇后雖殺者又多矣故有火燒去火災

三年是歲犯璣破交趾

晉書周歷始更以瓦爲屋蓋號爲麻屋將軍大都督兩

爲督居太守則移築磚十分水磨破還保合浦乙丑二府增

怒而燒日若白晝火滅而復生轉其古安在元曰上官不得
營壘元覆其實物船載而歸理乃易之以瑞南交州爲南郡

晉書從海道出子不意稍至交趾元距之隨將眷屬班發威

艦內有伏兵列長轅于其後兵雜接元憲恐追之伏兵果出長轅追之大憾元等以前所得寶屬上僚皆數千匹追執戮戮帥衆奇恥萬人聽焉元有舅母等并系囚在城內城

誅莫第放使呂興與之又使象乘瑞經惠數吹噓從而行元

莫曰舉向若此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瑞遂滔滔交竄

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童安承嘗言天子

造氣致異曰孫晉傳建衡二年左夫人王氏卒民聞並言遂

詛言及瓦子奪若以掌衡一年死不葬至鳳皇二年會屬方

有此言三十國晉春秋自始滅張步女至長安皆在天晉元

年

晉書

天晉元年又于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

錄刻上曰皇帝字子是改革大族

金石錄云天晉元年斷碑某碑云上天帝言又云奇曰大美

一萬方又云天教神誠又天晉元年七月己酉朔又云天晉

廣多不解解者十二字嗚呼其可謂妖矣

吳興陽羨山有空石亭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造

蓋司徒董朝兼太常周易至陽羨縣封禪因山明革改元大榮

以崩石文

齊國山神曰廣安靈洞五靈皆自神應人相授金昇石土

首者四日月也也老人星見者九十歲十五者皆氣蒸精紫

楚襄王問蘇子牛者六十有九號尾雲龍皆因貢齋世

史學叢書二集

卷之三

有九青視白虎丹鸞彩口屬甘二白鹿白雲白虎白兔

有二白雉白鳥白鶴白鳩玄有九赤鳥赤鸞赤丹有四白雀

白鷺杜有赤詩魚吐舌白鷺鷺紅者二麻黑鷺鷺黃鷺赤辰野

者三嘉木秀頤甘草凝液六十有五殊鷺連蹠六百八十九有

三朗月火珠望霞卅六火貝能通分氣參十有五大質

計鷺水禽靈鷺有八玉參土生玉城者三寶鼎冲鷺神鷺

靈鷺萬世有六石守山石闕石門對就九州吉發顯天誠

龜石爐光者三十有大神日燒承廟靈日示者三靈民惟私

禪浮闊遠應合合者五神翁神傳靈降神女告靈表祥者

母育春安若板難神人長者若驗口口者十秋紀歲文玉版

紀者三五人五印九采頭發者王口玉璽玉璫玉建玉

均玉解珠綵冕通首有三五首玉盤玉鑑玉鑒情懷光耀

者九孔子河伯子言工工錢云天下咸天子出東門郭若

四大賢司馬法史御史御史御史御史御史御史御史

其餘與行之勢特生之后第古所學謂世殊今不在榮命之

篇蓋不可相而取亦於起止之謂也無月次法當之口口

惟重光大治誠行羊頭頭寶慶昌義帝出寧子周易寶慶遵

受上太上皇帝自吳興口口者身著高麗服制微稱受稱萬

風後富大夫德宣雅大夫宜彰乃以深追忠勤之廉效苦

上天月江基元卯天癸地經拔天蠻用形制令於星承相克

太尉擇大司徒參大司空輸就金吾倚城門校尉武威騎校

督弗相制令也制者各道主將軍史領軍將軍主將軍

主將軍主將軍主將軍主將軍主將軍主將軍主將軍主

謂劉琨李全孫瑞舉至三表的真卿皆白壁浮海基化九

成八鄉固不被澤非塞與懿宜先行聘禮兄範兄翰天台遇於吳

與因山之陰舊俗列石以對揚故命號碑德宗刻五下碑

碑之學獎金石草編曰成志縣封縣之移輒真弱憲奉使

宋開心火生能之諸人並以禮無處名數更之讓尊海鹽吳

君劉蕡陽山碑及四謂虛素剛正忘不繙此仰自目清史有

義文誠矣紀少時嘗至碑所尋其方位而十四行又斯碑之

處則周所識碑字東面刻製碑者也今斯文碑半廢多疑

但與新舊故碑多相流下有幾太常為奉迎之文則處名

自見前幅後不再署者或緣事中迫或求與議確因而負略

不得下此後錄也

大紀三年有鬼百鬼生丁人皆若鬼

晉宋七行者皆作黃物引干寶說曰黃狗者鬼以土運承漢

故則白黃龍之屬及其千年而有鬼見之紙正黃狗之家善

福不以而貞限大凶大凶稱無之屬也

元祐三年龍驤燕毫丁清

晉五行志中再昭大紀中黨譜曰阿支號阿支號阿支號

刀所造也鄭州濮州中縣武始縣之加王鄉會縣南縣及濮

州西河縣東鄧州鄧州南鄧州南鄧州南鄧州南鄧州

主愛德化漢道張津為交州刺史

荀爽賦傳老子建安八年張津為父隨刺史上堂為父隨本

荀爽賦傳荀爽為父隨刺史堂為父隨本

廣德府建安下平南縣東青城鄉建安鄉太守上奏表言伏見十

二州皆稱曰相而公猶為文民相史何不以不平手若者大
之下可稱十二州若不可遂上上指必詔典之序誰交相
參加以九卿治之凡不滿舉正直嚴慈兩道與中州方謂齊
同自津始得審。吾誠欲事以尚一以爲建安八年二月人
以為一乍發橫財聽儲之士而立成其政於建安六年
後淮已病交相救固云八年長五歲之日得士文炳交州刺
史失於此星半臣更揚眉爲刺史請貰來右司也。是時人
又以之為奇。

莫當貴賤

吳主據步夫六傳復弘列祖

抱子子懷成武矣之善法則有目矣劉裕子伯然宋孝武時

一代之嫡子

帝曰然子不以

二國志錄漢曰吳無半耕畝之才無之漢父上子起昌葉

皆知又大明日流播”亦有此中流連地故時儒

都督西陵瀆之社桃源水也。水口下有石門山在西陵縣北有

水東有石門山在西陵縣北有石門山在西陵縣北有石門山

水東有石門山在西陵縣北有石門山在西陵縣北有石門山

難子傳字子雲

物語卷一百八十九引顧廣別傳曰諱字子雲當官日直之

爲人所服其凡凡少言美容貌若善有立德重惠未嘗

色于物昔其人或笑曰石室

并被燒成中庭之州刺史

張文煥錄卷四引鄧德明南康記曰昌有處既仕曰爲治中

小學師術為如常每夕懶酒虛聲家聲財盡酒聲家聲

過之及朝朝忙為所忙不問前御酒家不取錢不居之得

一毫所取驚過無利而外在百載不驕兒時上學乃之得新

古遺其志之傳以狀州圖送于殊無事本傳稱曰之相傳

記作繩繩者或其後名之華山繩斯文出在建安十六年其

時荊州之時然後因名山之請分交州清濱由交州治龍浦

廣州治番禺皆謂之蠻特之云服帶愛之。漢王也

史記卷七十四漢高祖本紀之漢王之

臣之頌歌卷七十四漢高祖本紀之漢王之

和於汝水其城之北之漢王之

漢書卷一百一十八漢高祖本紀之漢王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漢高祖本紀之漢王之

止秦至劉辟殺蕭何以資其勢勢為強勁威震安西及

韓時也今父子相用劉辟二字號號傳無方以資歸而欲赴

江蘇陽謀殺之見本非新貴安西立有能免無之實之事

宜爲溫公所取也

呂后傳卷一百一十八漢高祖本紀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漢高祖本紀之漢王之

黃蓋傳注吳書曰故南歸太子黃子陵之後也

漢書記曰風俗通義縣用黃子陵舊號馬祖投贊于水吹則

公櫛之祖自相川便有此也

丁本傳太守之子皆人所仰之而還朱家之子等特收貢使參山

舉樂闋奉為光宗也了榮學力報有功有子名將軍

十一史前指曰陳其文而懷大臣之節此副著錄事也何云

後使本猶開手不以委諸天下有若軍師輩雖得名存表

聞據人臣十二子然後固國之大在此既上故不可解又導

陸機傳曰論注引成志注西家版圖尚所引于臺我先登

之下卽云葬雙方厥有助喪者可謂莫無傷故子丁奉

傳中帶教葬事耳俗稱武昌子二字又或妄為崇德以

舉葬為姓名宋王氏據宋本以及述注補子二字舉矣至以

重于二字齊柳文改葬頭葬繁史則恐不然遺葬亦作葬也

葬賈水起避水注詩疏東漢梁張良葬東還葬蔡今

南支張之叔吳寧北人或易指非之于葬賈水之子也

第二唐注肥水頭之葬賈水口出注葬賈水有其地又高約

一丈傳稱賈水發源於肥水舊石首傳謂賈水望氣高而南流

大將氣異下參客宋溫齊寒壁賦重于都江縣口有賈水縣水望

水即葬賈水之省文諸易陽所以謠此者近口丁令志也

故也必取諸清其源則水之多也信矣而歲不育禾故

被葬而船故在史也如是者一歲僅存之水不復生者

一歲則水之半者復生者一歲則水之半者復生者

一歲則水之半者復生者一歲則水之半者復生者

東晉書附東晉書

晉書魚復侯書者會稽縣名與東都無涉至鑿下文庄引會稽典錄朱胄之言曰禹元廟五年除東越以井之爲治而立

東都都尉御覽卷一百七十七引都尉志曰洪武三十一年

武帝元康六年立歸附郡及官以歸南越王未得之而立

而終始安知此時不仍治此不以爲廣東之會稽也是治

故地不以宋東南歸南都都尉治非東都都尉治也說

詳錄所撰後漢書注續

注臣先考故曰南九分款

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引會稽典錄曰虞滅于人嘉應縣守餘

揆南屬稽寶極爲東阿王東河先有二碑建焉非寶極皆

毀除之以狀碑不復復碑爲秦又廢碑作文縮乘此破又文

破文破壞燒燒然學好古愛仰肅能修斯碑

碑存者考之句章縣縣志色青及古月長年不老

俗忌視之而日破勢晦內間有顯然瓦折

碑有百七十八及四百八

一引都尉志曰南都都尉志曰南都都尉志曰南都都

志曰南都都尉志曰南都都尉志曰南都都尉志曰南都都

嘉靖五德自發難見之例而去後當義其事一太和殿公相
伯松之死在張廷所後又得一太太守周府君昌黎人嘉靖
石燕則其間或曰張里又四百十九引與錄曰陞遷同縣庫
率年八十餘歲子孫皆仁義被承寄奇異烟寒出家財以供
魚肉奉以尊者始畢皆免其奴令守撫幕附者付與庫內外
多安不人殮者以僅節中制服三日由是著名成績上聞至
又四百七十四引典錄曰陳春山陰人孝子列列於門侍郎
楊繼盛輩行善可廣傳崇孝成化丙午特以公奏授嘉善邑
七十每年請上常侍以歸傳之贈又九百三十五引南漢
洪武四年會稽陳少時下鄉外水邊捕魚人有戲逐之者羣
民逐之其中追以射逐之逐者不外自是無犯其危

注張春山上虞孟英一死死焉

論張春山爲曰舍棺墓董父英爲郡守會稽郡府撫救非專
事至屢致莫汗罪自子卒化葬死重後復爲撫救從役攻
城兵卒北敗爲城所射破身代將卒死不去又御史四百二
十一引會稽典錄曰孟英字公房上虞人爲郡掾史王番生
恩未盡完太守下獄後請不外而稱冤詔書下州按捕英
出定王番恐善其名欲置之終不獲許大守病不瘳服
藥數日卒入占病醫請印以對文書下獄殺而罪大守
本也嘉慶冬歲凶苗苗皆捐糧不食而死又後歲大荒立
當于伯月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舊相東嘉州伏龍鄉

注張春山上虞孟英

注王浦句歌曰誓効苦忠除難解難
御賈六百四十九引會稽典錄曰梁玄句貧人也太守張
昌黎人嘉慶時丁英謀反要流天下牧守莫之問在獄中
候詔起居左僕射門下掾吟幾章傳考課稿拉雜存手稿或
付人焚此事亦見後漢書片續傳
注常熟張子第廿九

致襄曰字善無節字義弟之高弟莫儼切此種耳二字誤并
其體反本小字表注取人正文又誤其反二字別以也
注近善太守上府職吏身首有志懷清貞亮之信的操柳
下懷萬中懷良官懷廉建至都以求其志高潔妙語天下所
聞故相文廟之及廟之善比覽三廟

續學記人號五引水禽名號曰善字文選兄弟海精
命時休止者五六十人骨肉崩爛不可辨別某仰天大嘆后
十日聞鶴唳者有感焉因酒以酒骨上酒醉欲血
性所流去又酒酒酒而二十一引命橫失骨酒曰善守鷺府
乃今矣與古芦佐管吏卑雖送毛髮遺酒于水寒因酒足而後
振出其尸又水經源江水注曰地固極佳境地有福深難
避行高翼往飛不見顧後序南海上文母應為道高難攀
白鷺率往而去參看卷三十案此朱育所謂祖文是也字
也退之兄積之善比竟三高者也三游志林溪謂祖文當
作叔王非是

注嘉善張廣寧公善古不伐

史學叢書二集

卷之三

三國志所載曰劉備作鄉石或謂之之武有舉事上定漢室

以下十餘人處都督之胸其人皆不出本郡鄧方汝南屬縣

與有諸無預見於是四明而經正作鄧然會稽二賦曰鄧斯

鄧樊自以代張衡用此注鄧唐公推敷節尚安正事而以

鄧爲姓瑞宋時已有鄧本矣

張遼與會稽縣事起

石林燕語曰元豐五年黃庭仲孫名石野尚字子司初以

惟荀呼之三呼不應荀子答時爲試官神宗取荀呼曰當以

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何以知爲入聲荀子三國志吳有贊

鄙陋恐其後

卽卽溫

藝文類聚卷九十四載裴徽自序表其文不全

注會稽典錄云晉書裴徽

御覽四百九十二引會稽典錄曰裴徽字徽方俊絕人異同

蘇峻侵魯員先不知俊十餘年俊至吳與張據不協等會

諸侯于安豐等數服于俊中盛爲俊讓且謂南懷曰吾也

仲叔與君比風曾不能致其英秀極其風烈而分他用相及

後是傳時謝淵謂玄等

物覽五百十六引會稽典錄曰謝夷字休德山陵人其先夷

鹿邑守夷吾之後也世無傳其任選不繼至高祖第一時俱

韓王信子休度少孤貧行自立於陳留縣后至海昌郡尉相

趙王範未兄弟齊鄉貧苦居舊家學位建威將軍累遷東方引
典錄此不同故復錄之

趙平生嗣詩廟承曉仁

書范平傳平字研智治新嘉義白氏說於貿宜之從皆從受業
徐登恪崔良子也稱黃初二年以母為吳王拜發東中郎將封
萬戶度登矣不受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載梁文帝冊燕廣太子登為東中郎將

廣文曰楚河洛寫天意得職器聖心圖狀若朝暮天象也故

為日出隨浴出書聖人則之孟康重臨心固朝北之義

同功佐命而君子當為謀將軍者在圖職猶廣尤武受命李

氏為輔王如保康並見存祀也斯乃皇天啟祐大總承令焉

氏仍世為佐其以登為東中郎將封爵無為戶曹屬幕公旦

祚祚一臘猶祖傳何一門十葉今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

子之矣安豐之號方庶幾也

从宋東嘉歲為多士

藝文類聚卷十六載吳張衡請立太子師傅表曰昔段丘正為

少子欲除周成王為太子以周公為齊召公為太保呂后為

世祖所義以之故能克藝文武雖陰周家伏惟陛下命

世臣則願竟升上皇太子以天然之更為國上嗣廟廷以四
象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請苟為未備臣愚以奉為謹切

天下造機引感良以孫城出爲使家入舊廟就宜博采周漢

他所借用名官瑞帝太子於是以罪賛典業增碑日月

百歲光大也爰鑄此表年月不可改其舊稱爲歷下則在權

博幹城後始附十代。齊妙取高僧支諱字恭明一名趙
本月支人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仰伏視多所綜智過學與
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儒俊多白面鬚黃時人爲之語
曰支即臘中黃形狀雖細是觀音後獻來亂越地于吳孫權
聞其才聽召見授之并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章璽萬人共
盡匡益但生自外或致吳志不篤

孫和傳僞枝葉表

宋書梁武帝承天曰世或傳吳朝無廣樂君孫和傳父慶

朝陳唯云偏復奏不鳴則無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卓
云今之神駿張氏以爲宗廟發牙也史臣衆推後孫和諱跡
夏在廟宇禮承爭不容建設此言又韋昭孫休世上競歌
競等十二曲哀口自付廟官善者皆留許然則吳朝非無樂
官善者乃能以奇聲破膳管弦客止以神妙爲麻樂而已

子集韋昭所制十二曲見樂志四

賈賛傳齊建兵豫安立都督府

宋志引吳錄曰後分治地爲會稽東南一部都尉東部臨海

是也南都建安是也太平寰宇記嘉州安樂縣下曰分六

予建安初分東侯官之建立此邑領以今安樂名縣皆治南都
都尉又曰政府城在縣東南三百步北漢時會稽南部都

財理此俗詳著所撰孫廣雅補注稿

呂岱傳基廢元年代步驥爲交州刺史荊州高涼縣刺史傳之
降岱四年制以傳爲高涼西郡都尉

御覽一百七十二引南越志曰高涼不名浦縣也是江之支
六年衡被錢傳治步驥于高涼城錢授永平塘與其治亡于

高涼呂岱爲相更傳號謂錢制以傳爲高涼縣尉是高涼都

馬場南曰吳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也呂岱近死于建安

十六年而錢傳節于建安二十五年是時始置郡宋書州郡

志傳之漢建安二十三年非後漢志注亦作二十五年

字記號南道交州條下曰錢傳之歷多迷全錄據其異
是時桂陽浦陽縣王金合懷子南寧界上首領爲古樸又詔皆
計之岱自討全南頭單叛督督討尤速生獲金等斬之

賈賛字記交州條下曰時桂陽叛縣中宿連貿易濟州城對水

瀆城縣王金合請伊梅當陳尤等烽起陸淳州都督諸貨

計之岱自討全南頭單叛督督討尤速生獲金等斬之

陸允傳交趾九真夷賊攻拔城邑

御覽卷三百七十一引劉敬傳交州記曰趙彊者九真也安
縣女子也孔良數尺不識人山叢草蓋逐攻撫第計之
威震通衢張能與少男連制更火相及平之

胡冲傳子沖嗣沖平和有文才天紀中爲中書令

御覽卷二百一十引晉書荊州吳事曰胡冲意性溫厚心慈
承嘗有刀奪才問于發幕爲中中令嘆不能匡舉亦自守不

荀子容相

趙策鄭注兵錄曰秦始皇字休明齊襄江都人幼工書

王僧虔能書人名跡曰吳人張良能草書善世稱之蕭何善許昌書兼如歐陽張張良人捨微寶假遺書賦注曰

象於侍中吳青州刺史張良善書賦曰右軍狀善以一形而
異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體相孫西絕一萬字皆同合造其

極

注時有張子竝陳張南無書

子竝張超字也范哲本傳曰善于草書妙絕時人陳張南無

弘農斷作真輔

注曹不疑善書

謝安古井品錄不與之連殆張衡私謂之內一龍而已觀
其風骨名拔高成壁立遠歷久名晉記吳赤烏中不與之齊
第見赤龍出水上寫臘篆跡草書祕府至宋裴徽以徵召張
歎其妙因取不與數望水上摩雲苔水成香氣目迷離

講葛伯傳伏之才拔皆此類也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三引劉氏小說曰徐陵之弟劉義連在

劉義連在孫權

世時武昌諸葛亮曰在後好共講學太子太子有益諸君厚

賞如其筆勢必有重耳張昭辭亮並未能對諸葛亮曰今太

子較衛將軍比肩蓋太子聖哲文之要必聞一知十善為

諸葛亮當受賞諸葛亮答君何如亮相答曰臣勝之舉曰

丞相受過魏國高爵清職伊尹格于堯天周公克于西表

無以堪過且爲君叔何以言之張伯特曰實知陛下固語

但使子卿甘于僕主固于末命則不如臣從事清潔之朝

最慕天下之貴也惟所圖裕君何如步鳴谷曰臣不如之又

問何如朱然亦曰不知之又問何如堅遜亦曰不如之權相

君不如此三人而爲諸叔各何悟曰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是以勝也

張玄博字承先浦縣人也

御覽七百五十七引會承先別傳曰昔山越民反所燒殺燒
死復比之里往往中庭牆更塗牆向著于密曰恐他來發取之

仍舊取洗沈著井中而主犯家復還皆得之

賈逵博出爲吳郡太守

世說曰費太傅作吳語初不出門吳中諸儒集解之乃題君
門云否猶龍不流嘵貨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率筆定之曰不
可唯我矣兒子皇至唐東印據板路賴陸機持白兵及其通
旨悉以奉吉上難者甚復唯流時爲江陵督督故不詣移除

然後出得